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九

吳江陳啟源撰

數典

祀典
門室

樂舞
器用

禮制
旂幟

土田
佩玉

梁名
衣裘

祀典

鄭玄王肅論郊祀各不同鄭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王
謂天惟一天歲止一祭六天者天皇大帝及五精帝也
九祭者冬至圜丘祭天皇大帝配以帝嚳為一祭大司

樂地上之圜丘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祭法禘嘗是也
夏正月祈穀於南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又為一祭郊
特牲迎長日之至春秋嘗郊左傳啟蟄而郊祭法郊稷
是也夏祈穀於南郊徧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又為一
祭春秋經及月令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四時及季
夏迎氣祭五精帝亦配以五人帝又共為五祭小宗伯
兆五帝於四郊月令迎氣於四方是也季秋大饗明堂
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及文武又為一祭以文配五帝

曰祖以武配五帝曰宗月令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祭法祖文王

何休之曰孝經周公攝政時故文言宗祭法成王即

政後行故文言祖

而宗武王是也合之凡九矣王則謂圜丘即

郊日至與孟春止祭一天其迎氣與明堂皆祭五帝非

祭天後儒各宗其師說故歷代郊祀之制互有變易宋

儒主王惟明堂之祭仍以為上帝云以鄭學言之其樂

章則圜丘歌昊天有成命明堂歌我將春祈穀夏大雩

皆歌噫嘻而商頌長發大禘亦圜丘所歌也至迎氣之

樂章則周頌無文焉又玄鳥至之日郊禘祈祭亦祭感生帝而配以先稷生民克禋克祀是也此在九祭之外社稷歲凡三祭其二祭見詩載芟祈社稷此春祭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指此甫田以社以方良耜秋報社稷此秋祭也又一祭在孟冬月令大割祀於公社是也詩未及焉案王鄭論社稷亦多異議謂社祭句龍稷祭后稷是人鬼非地神者此孔安國賈逵馬融之說而王肅祖之者也謂社是五土總神而句龍配之稷為原隰之神

而后稷配之此鄭玄之說而其徒馬昭等述之者也肅
與昭等往復辨難不啻聚訟後儒莫能定其是非焉

七廟之說王鄭亦不同鄭謂周止祭四代及太祖合文
武二世室而為七廟王謂七廟為天子常禮二世室在
七廟之外二說之是非止據商書七世之廟一語可斷
之矣鄭信韋玄成議而不見古文尚書故有此謬然王
氏之說實祖禮器王制荀卿書穀梁傳及劉歆馬融之
言其來已久鄭何弗之信乎

先儒言禘祫其說有三鄭玄以為祫大而禘小王肅張融孔晁之徒以為禘大而祫小賈逵劉歆杜預之徒以為禘祫一禮而二名古經缺畧無從斷其孰是以鄙見論之賈劉杜之說長也孔疏釋詩專據鄭箋為說而鄭之言禘則有四焉圜丘祭天而配以鬯一禘也南郊祭感生帝而配以稷二禘也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即五年再祭三禘也致新主於廟遠主當祧因大祭以審昭穆四禘也四者一祭天一祭廟皆得禘名矣周頌雝篇五年

之禘也商頌長發南郊之禘也宋儒則從王義

樂舞

禮記下而管象成童舞象鄭注以為大武蓋周頌有二
象維清奏象舞象文王之事武奏大武象武王之事左
傳季札所見舞象文王之象也禮器文王世子內則明
堂位祭統仲尼燕居所云象皆武王之象也武詩則簫
管以吹之故云管象樂則干戚以舞之曰舞象

先王不制夷禮而制夷樂

白虎通曰先王推行道德和
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

樂何不制夷狄禮禮者身當特設鞅師鞅鞅氏二職以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

掌之魯太廟亦納夷蠻之樂然有舞而無聲與雅樂不同止以美夫王者之德無所不被耳又周之王化先及南方武王伐紂誓師獨舉八國而鬻微庸濮皆南蠻可見也故南樂尤重焉旌人以教國子胥鼓其節而鼓鐘詩舉南蠻以總四夷毛韓二家皆云示德廣之所及必有本矣宋儒不信古義遂妄解為二南

禮制

王伯厚應麟言康成釋禮其經傳無明文者輒引漢禮證

之蓋漢世去古未遠其制度猶有三代之遺用此證彼

或可得其彷彿耳今以見於詩者言之抱裯漢抱帳也

副漢步搖也六珈步搖上飾也鄉士之館縑衣諸廬也重

喬以縣毛羽也疏云猶今之鷺毛汕撩罟也邪幅行滕

也釀今之勸酒也簫賣錫者所吹也春酒中山冬釀也

戈今之勾子戟也以至有瞽樂器則大予樂可據也挈

壺之刻漏玉瓚大斗之尺寸則漢之禮器猶存也然猶

不敢質言之僅曰某若今之某而已後世去古彌遠即漢制亦不可考何況三代乃欲執近事以測古經如據韓愈畫記以釋載獫狁驕據大隄曲以釋漢有游女據姚崇焚蝗之令以釋秉畀炎火據漉魚叉網以釋月離于畢據俗諺籬頭吹簞策以釋一之日觶發皆非吾所敢信

土田

成周土田之制鄉遂都鄙不同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

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至調兵則小司徒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又凡起徒毋過家一人是一家出一夫一鄉出一軍此比伍法也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致賦邱乘以調兵小司徒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此井田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賦至調兵則司馬法甸方百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邱乘也溝洫

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比伍以家起兵邱乘以田出

兵比伍一家出一人邱乘七家出一人此其異也

陳潛室木

鍾集論之甚詳

今案良耜之百室箋以為共洫而耕共族而居

其鄉遂乎信南山之禹甸箋以為甸方八里居一成之

中甫田之十千箋以為成方十里其田萬畝其都鄙乎

噫嘻之三十里箋以為萬夫之地疏以為與公邑采地

共為部

詳見本詩其兼乎鄉遂都鄙乎

梁名

梁之名所施甚多而詩有其四無逝我梁在彼淇梁維
鷺在梁鴛鴦在梁有鷺在梁皆漁梁也石絕水為堰而
筒承其空天官獻人為梁王制虞人入澤梁指此如茨
如梁橋梁也以木為之月令謹關梁周語十月成梁浮
梁也雖用以渡水而異於橋惟天子得乘之五檠梁輶
車上之梁也毛云輶上句衡謂輶稍曲而上至衡從衡
上而下句之則衡橫於輶下如屋之梁輶亦名輶以上
為梁者四而棟梁不與焉

門室

天子有五門最外曰臯門次內曰庫門又內曰雉門又內曰應門最內曰路門外朝在臯門內治朝在應門內燕朝亦名路寢在路門內所謂內朝也路門亦名畢門亦名虎門亦名寢門以其內有路寢也路寢之內有小寢五是為王之六寢六寢之內則為后之六寢亦謂之六宮康成曰婦人稱寢曰宮正寢一燕寢五與王同諸侯有庫路雉而無臯應惟魯以周公故庫雉二門得兼

天子臯應之制然止三門而已無五門也

牖下通明之地也朱子以輿當之屋漏當白之處也朱子以暗室稱之殆未因名而覈實乎

器用

人挽車曰輦周禮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宋書及通典皆云夏之末代所造井丹亦云桀駕人車然輦之為用行則載任器止

則為藩營師旅田役用之不以乘也周禮小司徒鄉師
縣師稍人均人遂人所掌者是皆供徒役之用詩車攻
傳以徒為輦者為田獵也黍苗篇我輦為城謝也何草
不黃篇有棧之車箋云輦者為用兵不息也皆以載任
器惟巾車掌王后五路有輦車左傳晉范宣子使二婦
人輦而如公齊子尾疾於公宮輦而歸衛公叔文子輦
而如公此俱用以乘然王后止乘於宮中三子或遇變
或疾或老皆非其常也桀無故而駕之則世以為譏矣

黃公紹謂王朝步自周步輦恐不可信

禮簋方而簋圓簋盛稻梁簋盛黍稷然用簋則簋從用
簋或不設簋簋亦以盛稻梁故古書言簋多不言簋凡
言二簋者稻梁也諸侯日食以之若用享則薄矣故易
曰應有時也四簋者加以黍稷諸侯朔月食之而養賢
者以為平常燕食則禮待之隆也六簋者加以麥苽天
子朔月食之若盛舉則稻梁各二合黍稷麥苽是為八
簋伐木篇陳饋八簋是也又有十二簋王者以待諸侯

而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則禮食所用不同於常食矣

圜曰筥方曰筐筐五斛筥五升筥小而筐大然筐之為制又不同大筐五斛小筐五升深者為懿筐淺者為頃筐采桑欲其多容故取其深卷耳易盈標梅將盡則用其淺而已鹿鳴之筐以受幣帛楚茨之筐以受黍稷牢義肉采蘋之筐以受蘋藻采菽之筐以受豆藿良耜之筐以受饁餉之黍而與筥偕者三焉其小筐乎若大筐

則盛米以饋賓用之

射有鵠有正有質而的其總名也大射射皮侯的以鵠
製皮為之賓射射采侯的以正采畫為之燕射射獸侯
的以質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為之猗嗟不出正此賓
射也賓之初筵箋云舉鵠而棲之於侯此大射也經云
發彼有的傳云的質此燕射也毛以首章為燕射矣鄭
衆馬融王肅謂鵠大於正正大於質並在一侯皆誤惟
康成據周禮分為三射之侯獨得之陸佃言皮侯有鵠

無正采侯有正無鵠獸侯有質無鵠無正是也質亦采
畫但正畫五色質畫各獸之形為異則質亦可為正案
質亦名執行葦傳云已均中執箋云執質也疏以質為
正鵠之總名又正亦作鵠鵠擊鵠皆鳥也鵠高遠鵠
捷黠以中之為俊故的取名焉

旂幟

司常九旂曰常也旂也旛

亦作
旛

也物也旂也旛也旒也

旒也旌也常旂旛旒旌五者皆見詩廊之干旄毛以為

旃鄭以為旃與物則二者亦見詩詩得九旂之七而旂
尤屢及之出車采芑之旂以出師庭燎采芻載見之旂
以朝於王玄鳥之旂以助祭閔宮之旂以承祭韓奕之
旂天子所賜皆諸侯事也九旂中常最尊而旂即次焉
天子建常諸侯建旂非他人可得假故詩咏旂專目諸
侯矣爾雅釋文亦詳旂制大約竿首設旒旒首注旌九
旂所同而旂竿則纏以素錦韓奕之綏章毛云大綏指
竿首之旒也下以纁帛為綦音而衆旒著焉旒有九詩

所謂央央泝泝陽陽茂茂皆施繆之貌狀也畫素龍於繆故載見閼宮玄鳥三詩皆言龍旂也縣鈴於竿首故載見又言和鈴央央也至於綦組之飾與諸旂等耳而朱縷以維持之則同於太常案王之金路亦建大旂此或王之旂制乎諸侯旒不曳地當不必用縷維矣

馮氏名物疏引左傳楚子先魯陽虎之旂證六月詩白旂是軍前大旂當矣至以昭十三年晉治兵邾南辛未建而不旂壬申復旂之為大將所建大旂則不然凡經

傳用字有虛實此傳之旆乃虛字耳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注云綏舒垂之也結收斂之也傳不旆即收斂之謂旆之即舒垂之謂非實指旂幟之名也小雅胡不旆旆與左傳不旆之義同其白旆央央悠悠旆旌方是旂幟之名案司常九旂不列旆名爾雅長尋曰旒繼旒曰旆注云帛續旒為燕尾孔仲達亦謂旆是旂之尾意無燕尾為旒有燕尾為旆此其異乎巾車草路建大白以即戎注以大白為殷旂鄭荅趙商以為王不親將故

建先王之正色又釋名白旆殷旌也帛繼旒者也然則
白者旆之色繼旒者旆之形也詩之白旆左傳之大旆
及諸旆皆戰伐時所建則旆即大白無疑

佩玉

古之君子必佩玉亦用以充耳然惟天子純用玉下此
皆雜玉石其見於詩者如此鄘風玉之瑱也衛風充耳
琇瑩小雅充耳琇瑩皆充耳也如鄭佩玉瓊琚王風貽
我佩玖秦風瓊瑰玉佩大雅何以舟之維玉及瑤

毛云
舟帶

也鄭云玉瑤容刀之飾皆佩也著詩之瓊華瓊英瓊瑩毛以為佩

而鄭以為充耳也木爪之瓊琚瓊瑤瓊玖經雖不言所用然琚見鄭風玖見王風瑤見大雅皆以為佩名則此三者亦佩也今考之毛傳惟瓊云玉之美者琚云佩玉名瓊玖云玉名其琇瑩琇實及衛之瓊瑤齊之瓊華皆云美石王之佩玖齊之瓊瑩秦之瓊瑰皆云石似玉至齊之瓊英毛無傳而鄭以為猶瓊華則亦美石也孔疏又以王之佩玖例衛之佩玖謂玖亦非全玉然則詩言

瑱佩玉瓊琚是全玉耳餘皆石也但英瑤玫瑰瑩諸名
得合瓊為文則玉石兼用可知蓋古制如此其說必有
本矣黃公紹韻會譏毛傳為非而自為之解以玉之生
成比之草木謂瑩猶草木之榮玉之始生也英為玉之
最美華為玉之方成實為玉之既成亦猶草木之英華
與實也斯穿鑿之見矣况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而
不實謂之英是三者之在草木元不得有生成之別黃
欲釋玉而先誤釋草木將焉欺乎

衣表

王之吉服九其六冕服其三弁服冕服六者大裘而冕也衮冕也鷩冕也毳冕也絺冕也玄冕也弁服三者爵弁皮弁也冠弁也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孤自絺冕而下如子男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士則爵弁冕服皆玄服纁裳爵弁服純衣纁裳緇帶韎韐皮弁服素衣素積緇帶素韠冠弁亦謂之玄冠亦謂之委貌其服謂之朝

服緇衣素裳凡九服惟大裘不見詩九罭之衮衣采菽
之玄衮衮冕服也唐風之七衣鷩冕服也大車之毳衣
毳冕服也采菽之黼絺冕服也終南之黻衣繡裳玄冕
服也瞻彼洛矣之韎韐周頌之絲衣載弁爵弁服也淇
澳之會弁終南之錦衣狐裘皮弁服也召南鄭唐檜之
羔裘鄭之緇衣冠弁服也外又有服弁服凶服也弁經
服弔服也韋弁服戎服也在九服之外矣而韋弁服亦
見詩東山之裳衣六月之常服我服采芑之命服皆是

又有玄端服亦玄冠玄衣與朝服同而裳不用素為異

上士玄中士黃下士雜色天子諸侯皆以朱天子視朝以皮弁諸侯視朝以

朝服士大夫在私朝以玄端冕服爵弁服絲衣也中衣

用素皮弁服朝服麻衣也中衣用布即十五升布所謂帛不

裏布也唐風之素衣朱襮諸侯冕服之中衣也謂之繡

黼丹朱惟君得服之大夫士中衣得用素衣不得朱襮

矣若夫檜風之狐裘則息民之祭服也曹風之麻衣則

深衣也檜風之素冠毛以為練冠鄭以為祥冠也鴈鳩

之騏弁雜色之弁也顧命特設此服非禮之常服也故鄭以騏為璫理或然也秦風之袍澤褻服也無羊之蓑笠野服也都人士之緇撮則大古之冠而用為始加者也

禕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此王后之六服也其色經傳無文惟展衣用丹縠見毛傳耳孫毓以為禕衣亦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鄭玄以為禕衣玄褕翟青闕翟赤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褕翟鞠衣祿

衣兩家所說色同餘三服則異要皆臆說難信約而論

之三翟本象雉而鷄

同

雉青質則鄭說近之鞠似麴塵

又象柔柔始生宜為黃色而以丹穀為展衣毛說必有

本則鞠展之色當以孫說為正男子祿衣色黑則婦人

亦宜然兩家說同亦有徵信者也至禕衣之為赤為玄

闕翟之為赤為黑無可據矣其見於詩則葛覃之澣衣

毛以為副禕盛服鄭以為禕至祿皆是也采蘋之被展

祿二衣之首飾也邶之綠衣鄭以為祿衣也君子偕老

之副笄褱衣褱翟之首飾也象服鄭以為褱翟闕翟也
其之翟亦此二翟也其之展褱衣也惟鞠衣弗及焉

表有狐裘有羔裘有麇

亦作麇

裘有貉有狸而羔裘之用

最多大裘而冕黑羔裘也五冕之服爵弁服冠弁服皆
黑羔裘天子諸侯燕居玄端服亦黑羔裘詩之羔裘皆
冠弁服也君用純臣異其褱飾故有豹祛豹袖豹飾之
稱焉狐裘有三一狐白裘天子視朝皮弁服用之諸侯
朝天子亦同皆褱以錦衣卿大夫在王朝亦衣狐白惟

裼用素衣為異二黃衣狐裘蜡祭後息民之祭及兵事
韋弁服用之三狐青裘大夫士玄衣之裘也玉藻玄綃
衣裼之是也玄衣即玄端服與天子諸侯服同而裘異
矣見秦終南者狐白裘也見檜羔裘及小雅都人士者
黃衣狐裘也見邶旂邱者狐青裘也毛云狐蒼
青色同麕裘者
諸侯視朝君臣皆皮弁服則服之其受外國聘享亦然
裼衣或綃蒼黃
之色或素而素為正矣見論語玉藻聘禮注
而不見詩豳風取狸貉為裘貉裘以燕居論語狐貉之

厚以居是也。狸裘以從戎。左傳

定九年

東郭書暫幘而衣

狸製者也。外又有虎裘、狼裘、表裘之武猛者也。君之車右及左服之，又有犬羊之裘，表之賤者也。庶人服之。

稽疑

他注引傳疑誤
監本經注疑誤

正義引爾雅疑誤
釋文疑誤

集傳疑誤

他注引傳疑誤

毛傳之來最古。後儒相傳讀本各別。他注所引與今本不無異同。亦考證之一助也。特錄之如左。鱣鮪發發

傳云鱣似鮪

見文選西京賦李善注今傳云鱣鮪

胡不遘死傳云胡顏

而不速死也

見文選李注今無之

漸車帷裳傳云幢容

見周禮巾車疏

今是箋非注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

見東京賦李注今無於王二字

巷伯傳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

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

詩以刺幽王也

見後漢孔融傳注今謂之巷伯以上是箋非傳伯伯被讒以下傳箋俱無之案敘

下例無傳况玩次章末章傳文則以被讒為巷伯決非毛意章懷注誤引

其繩則直傳云

不失其繩直之宜也

見東京賦注今無之宜二字

介人維藩大師

維垣大邦維屏傳云當用公卿諸侯為藩屏也

見後漢光武紀

注今無之

崇牙樹羽傳云置羽於栒上以為飾也

見東京賦李注

今止云置羽也少六字

致天之屈傳云屈極也

見文選李注今無之

稷

勤百穀死於黑水之山

見魯語韋注今無之亦不知何篇之傳案黑水見山海經云后

稷葬焉注云其城方三百里

鬣服虎皮也

見東京賦李注不知何篇之傳

右諸

條多是引者之誤惟韋注最古必不謬而今逸其文以此推之傳文之譌闕可勝語哉

正義引爾雅疑誤

詩疏引爾雅及郭注每有與今本不合者如聿修厥德

毛傳云聿述也疏以為釋詁文今釋詁無此語又如昔
育恐育鞠鄭箋云昔育育稚也鬻子之閔斯毛傳云鬻
稚也疏皆以為釋言文今釋言云幼鞠稚也無育鞠字
孔疏又引郭璞云鞠一作毓故鬻為稚也今郭注亦無
此文但引尚書康誥不念鞠子哀而已豈今爾雅郭注
非全書邪又如小雅後予極焉鄭箋云極誅也魯頌致
天之屆鄭箋云屆殛也疏皆以為釋言文今釋言云殛
誅也不云極又云屆極也不云殛意極殛二字通用乎

然郭注殛誅引書繇則殛死注屈極則云有所限極二字義並不相通孔疏所據豈孫李輩讀本異耶又如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云殆始也疏云釋詁文說者以為生之始今釋乃胎始非殆始郭注云胚胎未成亦物之始則亦非殆字孔疏所據宜非郭義也不然或詩之殆及古本原作胎及也姑記以竢博識

監本經注疑誤

今世監本注疏是萬曆十七年鐫考辨經學者必據此

為證然譌舛甚多貽誤後學不淺推其由殆緣監臣不
親讐校率委粟監為之此輩文義疏陋徒草草竣局
以欺其長致滋錯謬也且其誤非一端有沿譌已久因
循不改者有原本不誤昧者妄改之反致誤者有書寫
偶誤失於校正者經文人人誦習其誤顯然可見至傳
箋之誤有他本可對或諸本俱誤又有孔疏印釋可推
校而知然疑信者相半矣今錄出以備考併使後世鐫
是書者用為校讐之一助云 我姑酌彼金罍箋饗燕

之禮饗誤作響 迨冰未泮冰誤作氷泮誤作泮經傳

疏同氷泮皆俗字 揚且誤作楊經傳同 終然允臧

然誤作焉此俗人據朱傳而妄改 碩人箋姣好姣誤

作俊又箋文之大著傳齊大子兩大誤作太 美目盼

兮盼誤作盼經傳同 鱣鮪發發當依石經改為撥撥

氓二章傳能自悔悔誤作誨 木瓜傳瓊瑤美石石

誤作玉當依孔疏及呂記改正 王風譜至于夷厲上

少一圈與疏溷 曷其脩矣傳脩且乾也吳棫韻補引

此作日報 兔爰傳造為也為誤作偽 火烈具揚傳

揚揚光也玩疏語傳衍一揚字呂記嚴緝引此亦無下

揚字 茹蘆經蘆誤作蘆 溱洧傳渙渙春水盛也今

脫春水二字當依呂記嚴緝及元本注疏補入 齊詁

訓傳詁字誤作詒 齊譜禹貢青州上少一圈 蟲飛

箋東方且明之時且誤作早 著東方未明兩敘下箋

云俱誤作傳云 素飧飧從夕食經傳疏皆誤作飧

白石粼粼經傳皆誤作粼粼 無衣美晉武公美誤作

刺秦譜秦之變風秦誤作翳馱彼晨風經傳馱皆誤
作馱傳馱疾馱誤作馱無衣箋澤褻衣澤誤作禪
當依呂記嚴緝改正視爾如蔽箋男女交會女誤作
子正是四國傳正長也長誤作是豳譜后稷之曾
孫曰公劉者曰誤作也七月次章箋又本於此於誤
作作采蘩祁祁傳誤作祈祈鑿冰沖沖誤作冲冲
經傳疏同朋酒斯饗傳饗字誤作響東山次章箋
家無人則然則誤作惻常棣敘下箋召穆公脫穆字

況也永嘆況誤作況經傳同 兄弟既翕傳翕合也

合誤作如 女心傷止首章經文女誤作汝 由儀敘

下箋篇第之意意誤作處當依孔疏改正 載沈沈誤

作沉經注同 新田傳新美天下之士下誤作子 歟彼

飛隼經歟誤作魴 田車既好傳大艾草以為防艾誤

作艾疏同 赤芾金鳥傳諸侯赤芾金鳥鳥達屨也兩鳥

字中間疑脫一金字 祈父箋引書若疇圻父當依孔

疏改為若壽 傳箋羌戎疑當作姜戎 載弄之璋箋

正以璋者以成之有漸玩文義及疏語正當作止 三十維物傳異毛色異誤作黑 爾雅則具箋索則有之索誤作素 勿罔君子箋勿當作末末誤作未下末罔同 擇三有事傳有同國之三卿同誤作司 亦孔之痼傳有衍文詳附錄 雨無正旻天疾威當依孔疏改為昊天 而月斯征箋月視朔朔誤作朝 無忝爾所生經無字誤作母此見釋文云母音無故妄改之也不知釋文經本作母原與今本異見呂記 不離于裏離

誤作懼 譬彼壞木箋傷病之木木誤作本 無拳無

勇箋言無力勇者言下脫無字 經廼誤作廼 巷伯

敘末脫四字箋內衍四字詳附錄 匪莪箋我視之以

為非莪我誤作貌玩疏可知 穫薪箋穫落木名也既

伐而析之穫誤作穫析誤作析 契契箋契憂苦疑當

作契契憂苦 載翕傳翕誤作如 廢為殘賊傳廢狀

也狀當依王肅及定本改為大 四月傳溥大大誤作

天 塵雖雖誤作雍經注同 式穀以女箋是使聽乎

天命乎字誤在天字之下 其德不猶傳猶若也若誤

作苦 我藝黍稷藝誤作藝 曾孫之穡箋斂稅曰穡

呂記引箋稅作穫 受天之祐祐誤作祐 自古有年

箋豐年之法豐誤作農 今適南畝箋互辭互誤作玄

琴瑟擊鼓箋擊土鼓擊誤作繫 炎火箋盛陽氣羸

羸誤作羸 興雨祁祁誤作祈祈經注疏同 大田田

峻至喜箋勞倦字誤 鞞琫傳容刀刀誤作力 兄

弟具來箋具猶皆也皆誤作衆 大侯既抗箋有缺文

詳附錄

以祈爾爵箋爵女當作女爵

采菽箋牛俎

牛誤作生

赤芾在股箋蔽前前誤作膝

福祿脍之

脍誤作脍經傳同

角弓傳調和元本作調利疏申傳

同 民胥然矣箋天下之人皆如之今如誤作知 後

子邁焉箋引左傳子誤作予

繇蠻箋飢則予之食飢

誤作食

酌言嘗之箋立賓主主誤作注

漸漸之石

序後久病於外於誤作在

不遑朝矣箋皇正也正誤

作王疏亦誤

月離于畢傳畢誤畢

蛸蛸者蠋蠋誤

作躅 何草不玄箋草芽孽者誤作蘗 有棧之車

韻會傳箋皆作輶車與經異今經注同誤作棧 不顯

亦世傳仕者世祿仕誤作也 抹之𦵏𦵏箋抹捋捋聚

兩捋俱誤作捋 迺立臯門箋有關文詳附錄 泝彼

涇舟泝誤作泝經注疏同 條枝箋木之枝本枝誤作

枚 思齊篇脫惠于宗公一章經注疏皆缺約有兩頁

在卷十六之三第十七頁第四行後 雖雖在官傳雖

雖誤作靡靡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惡誤作老 作豐

伊匹箋大小適與相成傳成誤作城 燕翼傳燕安安

誤作及 荏菽傳荏菽戎菽也戎下脫菽字 旆旆旆

誤作旆經傳同 實種傳雍種雍誤作雜 載燔載烈

箋既為郊祀之酒既誤作即 或肆之筵傳或陳之筵

者之誤作言 醢醢箋韭菹韭誤作非 天被爾祿箋

祿臨天下臨誤作福當依元本改正 公劉序下箋周

公居攝公誤作王 干戈箋句子戟子誤作矛 京師

之野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野誤作也 止基箋作

宮室之功止止誤作也當依原本改正 媚于庶人箋

無擾當依孔疏及呂記改為撫擾 傳山東曰朝陽山

誤作由 正敗箋敗壞敗誤作厲 玉女箋君子比德

焉焉誤作為 魯莫惠我師箋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

施誤作於 靡屈靡究箋曰祝詛曰誤作且 內爨爨

誤作爨經注疏同 顛沛之揭傳沛作拔拔誤作按箋

大木木誤作本 遠猶辰告箋有缺文詳附錄 屋漏

箋扉隱扉誤作扉 民各有心箋二者意不同意誤作

竟 面命箋對面語之語誤作與 庶無大悔箋悔恨

也誤作侮慢也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 國步斯頻箋

頻比比誤作止 予豈不知而作箋而猶女也女誤作

與 寧莫我聽箋我之精誠誠誤作神 宜無悔怒箋

我何由當遭此旱當誤作常三條當依元本改正 昭

假無羸箋羸緩緩誤作綏 入覲于王箋以常職來常

誤作當 顯父餞之箋周之卿士卿士誤作公卿當依

孔疏及嚴緝改正 周頌譜降於祖廟上功大如此上

各少一圖 亦又何求箋女歸誤作時歸 噫嘻成王

傳噫勅誤作和箋能成周王王誤作公 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箋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

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舉也竟三十里

至其私田凡二十字皆脫去又箋二邦為耦二誤作三

當依元本補入改正 鰈鰾箋白鰈鰾誤作鰈 克昌

厥後後誤作后 將予就之箋女扶將我女誤作艾

屢豐當依石經改屢為婁 有驛傳有缺誤詳附錄

從公于邁箋于往往誤作邁 烈祖以假以享箋假升
也升誤作大當依原本改正 古帝命武湯箋誤雙行
寫 龍旂十乘箋二王後二誤作三幅隕既長經隕誤
作幘 有震且業箋畏君之震君誤作語 天命多辟
箋告曉是曉誤作曉下告曉俱誤作曉 又六亡詩華
黍由庚二序下皆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乃毛公語儀
禮疏謂之毛公續序當依傳箋例細字單行今俱作大
字與敘無辨後有鐫是書者似宜改正 又傳箋附入

經文故須別以經字亦單行以異於釋文正義至鄭譜置卷首與經異處自應作大字或比經低一格以孔疏分注其下庶覽者瞭然今本細字雙行與正義文相間雜止以圈別之頗有失圈致譜疏無辨如前所指摘者皆因刻本言也後世鑄是書者或有取於鄙言 以上

止及經文傳箋其疏文浩汗謬難縷指或與經注同誤則因文便連及之至所引草木蟲魚疏甚多凡陸璣輒作陸機通本俱誤又徧檢他本皆然雖元本亦不免

不知誤始何時也惟近世毛子晉家刻本從玉旁作璣
差彊人意焉其餘誤字止可臨文塗乙未能別簡條陳
姑闕勿論

釋文疑誤

陸氏釋文有功經學然載在注疏中者已非全書至近
世尤不為俗學所尚偶寓目焉襲舛仍譌豕魚連幅十
倍傳箋良足惋也案古人經由師授讀本各分而字畫
亦異畧載於釋文其曰某本又作某本亦作某者讀本

之不同也其曰字又作某字亦作某者古字之通用也
相沿既久脫誤愈滋又釋文元本所載經文或與今本
經文異則別作之字與今本同而元字反異俗儒傳寫
不知其故往往互易其文甚有但改元字而別作之字
不改遂至兩字相同者非有他據何由正之又釋文多
引爾雅說文字林方言草木蟲魚疏廣雅等書及韓詩
之語亦時與彼文不同兩異必有一誤然未可臆斷也
茲據管見所及稍辨其一二其可疑者仍兩存之以俟

博識者擇焉 關雎序后妃之德也下釋文獨單行寫

與箋涵 服之無斃傳斃厭釋文厭本亦作厭二厭必

有一誤

頃筐傳畚屬云

以下凡單言俱係釋文

畚何休云草

器也說文同孔疏引說文亦云草器今說文云蒲器

虺隤云虺隤說文作頽今說文無頽字有隤字疑釋文

經本作頽而云說文作隤今本二字互易是俗儒妄改

後倣此 我姑酌彼金罍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局局誤

作盈 兕觥云光字又作兕今光兕互易當依呂記改

正又推此則七月吉日絲衣釋文兕作光當亦近本互易其字又云鱣本亦作魼今鱣誤作鱣 陟彼硯矣云

硯本亦作硯今兩字皆作硯 葛藟縈之云縈本亦作

縈今縈縈互易皆當依呂記改正 螽斯云螽音終爾

雅作螽終下當脫一斯字傳螽螽云螽字林作螽下螽

當作螽 詵詵云詵說文作彛今說文無彛字而詵字

注引此詩疑詵彛亦互易案彛字見玉篇多部云姓也

或作彛彛彛姓 又云螽斯江東呼為虺螽音竹帛反

音字疑當作此

兔置云菟又作兔今菟兔互易當依

呂記改正

言秣其馬云秣說文云食馬穀也今說文

無秣字字作秣

怒如調飢怒溺當作慙溺詳附錄

麟趾云止本又作趾今止趾互易當依呂記改正 又

云定爾雅題也題誤作題

被之僮僮箋髮髯云髮皮

寄反鄭音髮下三字可疑

采蘋引韓詩藻字當作藻

詳附錄

勿翦云翦韓詩作剗今剗誤作箋當依玉海

改正 行露箋早夜云夜本又作暮今夜誤作露 穿

我屋云穿本又作穿穿今誤作穿穿音川亦見禮記釋文 迨其吉兮韓詩云迨顧也當依玉海改顧為顧

死麕云麕本亦作麕今二字互易當依呂記改正 五

縱云縱字又作縱二字必有一誤 不可選也云選雪

充反選也下選字誤 觀閏云邁本或作觀今邁觀互

易當依元本改正 綠衣云禮衣毛氏云融皆云色赤

句有誤 燕燕箋戴嬌生子名完云完字又作兒今兒

誤作貌 擊鼓箋公子馮云馮本亦作憑同皮冰反今

脫同字 雄雉敘刺衛宣公云刺俗作刺今兩字皆作

刺 有鷺云鷺沈雉皎反元本雉作耀 濡軌云說文

云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今軌誤作軌凡誤作九 旭

日云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好作最 冰泮泮誤作泮

采葑云葑今菰菜菰音蒿今蒿誤作蒿 旄邱云音毛

邱或作古北字疑北當作丘丘乃古邱字又云旄字

林作磴山部又有磴字亦曰磴邱今兩磴皆誤作磴當

依元本改正 蒙戎云蒙徐依左傳讀作厖若而下二

字可疑 流離云鷓鴣誤作鷓 必彼泉水引說文有

誤字衍文詳附錄 新臺有泚云泚說文作玼云新色

鮮也君子偕老篇引說文同今說文云玉色鮮 二子

乘舟兩駛字俱誤作駛秦晨風誤同 兩髦云說文作

髻呂說引釋文云髦韓詩作髻今說文髻乃或體本作

髻引此詩則作髻係韓詩為是 象服箋褕翟褕音遙

字又作褕今褕誤作褕遙誤作過當依元本改正 椅

桐云梓實桐皮曰椅椅誤作梓 干旄箋旒縿云縿何

沈相沾反沾誤作沽 載馳云駢字亦作驅今駢驅互

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推此則釋文驅字本皆作駢

其言驅作駢

齊載駢秦角驅之類

俱後人互易

淇奧引草木疏

云興亦水名正義亦引陸璣云淇興二水名今陸疏無

此文 綠竹云薄篇筑也又云篇筑本亦作扁今兩篇

皆誤從竹

琇瑩云琇說文作瑇今兩字俱作琇 倩

盼云倩本亦作倩誤作倩又盼誤作兮

施眾云濺大

魚网目豁豁也今脫一豁字又引凝流與說文異詳本

篇 河廣云刀說文作𦨇正義云說文作𦨇今說文無
𦨇𦨇字字見玉篇云音彫舟也 伯兮箋軫也云軫本
亦作軫今軫誤作輶又首矛云首在由反發聲末二字
可疑 報之以瓊瑤云瑤說文云美石今說文云玉之
美者引此詩 黍離云說文作稿今說文無稿字字見
玉篇云禾把也 其樂只且云且子餘反又作且七也
反有誤 在河之漘引爾雅夷上洒下曰漘曰誤作水
如璫云璫說文作璫解此璫云禾之赤苗謂之稿玉

色如之今瑞穉皆誤作瑞禾誤作木今說文無穉字其
赤苗字作釁 邱中傳境埔云埔苦角反苦誤作若

樹檀傳彊執之木云執本亦作及元本執作忍觀下文
陸以傳字為假借則作忍良是 藥鵠云鵠依字作鵠

今兩字俱作鵠 釋捌云箭箒箒誤作箒 清人云旁

旁彊也彊誤作疆 箋矛矜引方言云其柄謂之矜今

方言矜作鈐彼注云今字作槿又引郭注巨中反誤作

巨中 逍遙云逍本作消今兩字俱作逍 右抽云抽

說文作搯搯誤作陞

明星箋早於別色時云蚤音早

本亦作旦弋虎箋弋繳射云繁本亦作繳今蚤早旦三字繁繳兩字各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東門之墀云墀

依字當作墀今兩字皆作墀當依呂記改正渙渙云渙說

文作汎汎父弓切今說文云汎浮也從水凡聲不引此

詩徐孚楚切 贈之以勺藥云勺藥韓詩云離草也今

脫此十六字當依呂記補入 蟲飛薨薨云薨呼宏切

薨誤作夢 總角云總本又作摠今兩字並作摠當依

玉海及元本改正 魴鱖云鱖象吕反鱖誤作鱗 其

魚唯唯釋文誤編疏後 簞第云第音弗誤作第當依

吕記改正 魏詒訓傳第九下云姬姓國也誤作姬魏

摻摻云摻說文作攢攢左誤從木 言采其蕒云蕒

音續說文音其或反此反大遠續音恐誤 桑者閑閑

云閒閒音閑閑本亦作閑今誤作閑閑音閒當依元本改

正 素餐云說文作餐或從水上餐字誤 朱繡箋繡

當為綃云繡鄭改為宵宵音消本作綃今兩宵皆誤作

綃當依元本改正

白石粼粼云粼刊薪反粼誤從粼

刊非毋當作利

見此邂逅遁本又作覲今覲遁互易

豹褰云褰本又作褰今兩字皆作褰上二條當依呂

記及元本改正

有杖之杜序無其宗族云宗族本亦

作宗矣今矣誤作族

葛生傳齊則角枕又引內則斂

枕篋云齊本亦作齊篋口牒反今齊誤作齊口誤作曰

游環傳勒環也云斬環居覲反本又作勒今斬勒互易

已上共四字當依元本改正

召矛云召音求召誤作

九當依呂記改正 有條有梅云沈云荊州曰柟揚州
曰梅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柟觀沈下語乃孔疏則當云
荊州曰梅揚州曰柟 渥丹云丹韓詩作汭汭撻角反
撻左誤從木 晨風云馭說文作鵠呂記引此同元本
鵠說文作馭今說文同元本 同袍云袍抱毛反抱誤
作袍 穀旦云旦本亦作且今且誤作旦 淑姬云淑
音淑本亦作淑今誤作淑音叔 斧以斯之引爾雅斯
諺離也諺誤作侈 月出云皦本又作皎劉本又作瀏

今皦皎劉瀏各互易當依呂記及原本改正 乘駒云
驕舊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今脫此十五字當
依呂記補入記又云皇皇者華篇內同 有蒲與荷箋
芙蕖之莖曰荷云夫本亦作芙渠本亦作蕖今夫芙渠
渠各互易當依原本改正 檜第十三云子男誤作子
南 曹第十四云曹者誤作曹昔 歸說云說音稅稅
誤作悅 三百赤芾云芾音味反服謂之芾此有誤
浸彼苞稂云寢本又作浸今寢浸互易當依呂記及元

本改正 愾我寤嘆云愾說文云太息也今說文無愾

字 感發云說文作畢發今說文作渾波 栗烈云說

文作颼颼今說文颼風雨暴疾也颼烈風也與毛傳氣

寒異義不引此詩 饁彼南畝箠俱以饌來云饌式亮

反式誤作武 殆及公子同歸釋文殆作迨云迨始也

今迨誤作殆又脫始也二字當依呂記改正補入 重

穆云說文云禾邊作重是種稂之字禾邊作種是種執

之字今人亂之已久今說文無此語 鷓鴣云鷓于驕

反于誤作吁 蓄租云租子胡反又作租如字二租有

誤 又難乃旦反乃誤作及 又脩素彫反修字誤陸

本經作消 蠨蛸云說文作蠨蛸今誤作蠨 我折引

說文方釐斧釐誤作鉞 四國是叱云訛又作叱今訛

叱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伐柯云餞士戀反士誤作王

九戩云戩本亦作戩二戩有一誤 狼跋云狼跋省

郎獸也省疑作音 載靈云靈本又作夷恐誤夷疾

葉切疾也 鹿鳴引說文苓蒿也今說文云草也 倭

遲云遲韓詩作倭夷遲上疑脫倭字 離傳夫不引草

木疏一名浮鳩今陸疏浮作鴉 我馬維駒云駒音俱

恭侯反本作驕亦本無恭侯反三字本下有亦字又據

呂記則釋文直作驕又說文引詩我馬維驕云馬高六

尺為驕 常棣傳常棣棣也棣作移者亦亦字疑當作

非 況左誤二 閱牆云牆本作墻元本墻作廡 妻

部云今讀音孥也孥誤作孥當依元本改正 坎蹲云

坎說文作𨇗云舞曲也蹲本或作蹲說文云士舞也今

說文穀注曰繇也舞也樂有章增注曰舞也又云蹲七
旬反七誤作毛 吉蠲云蠲舊音圭圭誤作堅 象珥
箋末幣云幣說文方血反今說文無幣字 旆旆云旆
蒲貝反貝誤作俱 魚麗傳不麇云麇或作魔魔今誤
作霓 彤弓箋敵愾云愾說文作𪔐𪔐今誤作𪔐 孔
熾云盛也尺志反尺誤作反 方叔涖止云涖本又作
涖今涖涖互易當依呂記改正 馱誤作馱 車攻序
修器械云三蒼云械總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今說

文云械器之總名一曰有盛曰械無盛曰器 傳艾草

云艾魚廢反艾誤作芟 箋甫田云甫田舊音補補誤

作浦 決捨云夬本又作決今夬決互易三條當依元

本改正 大兕云兕本又作光今光誤作光 夜未央

引說文與今異詳本篇 不蹟云迹當作蹟蹟足跌也

今脫此八字當依嚴緝補入 為錯云錯說文作厝字

林同字誤作乎 其下維穀云穀從木設聲設誤作穀

繫之云繫徐丁立反丁誤作下 遁思遯字又作遂

今誤云遁字又作遜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 采遂箋

牛頰云贗本又作頰今贗本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如

鳥斯草云草韓詩作鞠今鞠誤作勒當依呂記及元本

改正 載衣之裼云裼韓詩作襜齊人呼小兒被為襜

兩襜俱作襜當依說文及呂記改正 爾牲則具牲誤

作索 憂心如惓釋文正義引文與今本異詳本篇又

引說文于志小熟也並誤作小熟當依元本注疏今本說

文及玉篇改正 箋枉轄云枉本有作手旁至者本有

誤作又 鞠詁云九六反九誤作九 訊之占夢云訊

本又作訊今訊訊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虺蜴云蜴星

歷反又作蜥蜴蜥當倒轉 有苑其特云苑音鬱今苑

誤作苑當依呂記改正 又有嘉穀云肴本又作穀蹶

維趣馬云蹶俱衛反今肴穀互易蹶誤作蹶當依呂記

及原本改正 艷妻煽方處云說文作煽今兩字俱作

煽 不慙遺云慙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今爾雅無此

文惟願也強也見小爾雅又正義引說文云慙肯從心

也亦與今說文異 讒口囁囁云韓詩作贅贅言今贅誤

贅當依呂記及玉海改正 蹲沓云啗本又作沓今啗

沓互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 亦孔之痲云痲又音

悔當依元本改正 如彼行邁云邁遠行也今脫此四

字當依嚴緝補入 戎成不退云退徐音退本又作退

首退字必誤 慤慤日瘁云慘子感反今慘誤作慤當

依呂記改正 孔棘且殆箋甚急迨且危云竿本又作

迨今竿迨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宛彼鳴鳩云宛於遠

反宛誤作苑當依呂記改正 曰父母且云且觀箋意

宜七也反也誤作池 維王之邛云邛其凶切凶誤作

斤 𢇛誤作𢇛 為鬼為蜮云蜮音或或誤作或 有

覲面目云姑面醜也疏引說文作面覲詳本篇 巷伯

傳縮屋云縮又作搯所六反 搯今誤作縮 緝緝翩翩云

緝說文作𦘔云𦘔語也𦘔字誤當依說文為聶語又說

文引詩本作聶聶幡幡與翩翩為句則語屬上章與幡

幡為句則語屬下章未詳孰是 沆泉云沆字又作𦘔

辱今誤作晷 無浸穫薪云浸子鳩反字又作浸今寢

誤作寢 跂彼織女云跂說文作岐今岐誤作岐 或

慘慘劬勞云慘字又作操操字誤疑當作慘 畏此譴

怒釋文誤日月方輿下 憂心且妯云妯郭音爾雅

盧叔反又音迪今爾雅郭注無音 我執黍稷執誤作

藝 祝祭于祊祊說文作繫云門內祭云誤作示 工

祝箋受嘏云嘏古雅反雅誤作嘏 神嗜云嗜而至反

嗜今誤作者當依呂記改正 霽霽云霽亡革反亡誤

作士 疆場有瓜箋剝削淹漬云淹英鉏反鉏非韻疑

當作鉗 亨于祖考箋納亨云亨普庚反亨誤作享

甫田述箋語甫之言丈夫也言誤作田 攸介攸止云

介音界正大也正誤作止當依元本改正 箋道義相

講肆云肆字亦作肆元本上肆字作肆 不稂云稂說

文作郎云稂或字也禾粟之粟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

今兩節字皆誤作節采字誤作莠 炎火箋羸誤作羸

釋文亦誤 祁誤作祈 戢其左翼云戢韓詩云捷其

噉於左捷誤作捷當依玉海改正 大侯既抗云抗苦

浪反苦誤作若 的箋舉皮侯而棲鵲云鵲鵲也說文

云即鵲也小而難中又云鵲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己意

今說文無此文鵲字注云鴻鵲也 發彼有的云勺音

的本亦作的今誤作的音勺當依元本改正 錫爾純

嘏嘏古雅反今脫嘏字當依元本補入 威儀反反云

反韓詩作𠂔𠂔蒲板反善貌今𠂔誤作𠂔當依玉海改

正 忪忪云忪說文作忪忪今誤作忪 側弁之俄云

俄五何反又廣雅云哀今哀誤作哀 采菽云菽本亦
作菽二菽有一誤以生民推之上菽字當作叔 福祿
脆之脆誤作肥 駢駢引說文詳本篇 見睨引韓詩
瞻睨誤作瞻見當依玉海改正 婁驕引爾雅哀鳩樓
聚也哀誤作衰 臺笠云爾雅作臺今爾雅作臺 尹
吉云吉毛如字吉誤作言 苑結云苑於粉反粉誤作
勿當依元本改正 垂蒂云蒂音帶今誤作帶音蒂當
依呂記及元本改正 如蠆箋尾末捷然云捷其言反

又音虞疑當作邱言反又音虔今捷字有此兩音 言
綸之繩箋綸釣繫也云繫音灼亦作繳今繫誤作繳
繳誤作故 浸彼稻田云浸本又作寢寢今誤作寢二
條當依元本改正又以下泉大東推之浸寢二字必經
俗儒互易 嘯歌云歎音嘯本亦作嘯今誤作嘯音歎
當依元本改正 戢其左翼箋禮義相下云下遐嫁反
遐誤作段 繇繇云繇面延反面誤作而 漸漸云漸
漸亦作漸今漸誤作漸當依呂記改正 傳畢啜云

噉又音晝本又作濁今晝誤作畫濁誤作獨三星在

留云留本亦作雷亦誤作文倪天云倪說文譬喻也

喻誤作譽造舟云造廣雅作舩說文舩古造字二舩

皆誤作船縣序本由大王也云一本無由字本誤作

反陶復云復說文作覆覆今誤作覆俾立室家云

卑本又作俾今脫此五字當依呂記補入捄捄誤作

捄又引說文引取誤作引聖櫛之云櫛字亦作櫛今

櫛櫛互易當依元本改正傳樸抱木也云袍音毛反

音字誤 淠誤作界 榛楷引草木疏楷似荆上黨人
織以為筥箱織誤作蔑當依陸疏改正 民所燎矣云
柴祭天柴誤作此 攘之云攘如羊反攘誤作攘 王此
大邦王徐于況切于誤作子 崇墉仡仡云說文作圻
今圻誤作仡 靈臺箋民冥也云冥又亡定反亡誤作
云 哲王云哲本又作哲今哲誤作哲 維龜正之箋
契灼云契本又作挈今契挈互易二條當依元本改正
荏菽云叔或作菽今叔菽互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

正 實種脫字詳附錄又雍種亦誤作雍 或掄云掄
弋沼反弋誤作伐 釋之傳浙米云浙說文云汰米也
汰下脫米字 取羝云羝字亦作羝今抵羝互易當依
元本改正 行葦箋耆凍梨也云梨利知反又利方反
方字誤 脾臄傳臄玉云玉本又作臄說文云舌也又
云口次肉也今說文玉作冎象舌形玉從人在臼上小
冎也從肉為臄食肉無厭非古義 序賓傳觀者如堵
牆云堵丁古反丁誤作于 大斗云斗字又作料今料

誤作科 台背箋鮐文云鮐湯來反湯誤作易 既醉

箋下徧羣臣云徧音遍今遍誤作音當依元本改正

宜君宜王云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字今三且字皆

誤作宜當依呂記及原本改正囊索引說文與今異詳

本篇 在嶽云齷本又作嶽今齷嶽互易當依元本改

正 取鍛引說文與今異詳附錄 飄風云票本又作

飄今票飄互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又推此則匪風

蓼莪釋文飄作票亦是近本互易 惓惓云惓說文作

昏云叔也釋文昏亦不僚也案昏當作悵釋文當作說
文下悵字當作悵僚當作僚并誤四字當依說文改正
下民卒瘁云憚本又作瘁當但反今憚瘁互易但誤
作宣當依元本改正 無然泄泄云爾雅云今云誤作
反又云泄說文作𦵏今𦵏誤作泄 辭之憚矣云繹本
亦作憚繹今誤作憚當依元本改正 及爾同僚云僚
字又作僚元本經與釋文僚寮字俱相反殿屎云屎說
文作𠩺𠩺誤作𠩺 攜無曰益箋女攜掣民云摩本又

作制今摩挐互易 牖民孔易箋易易也云易也以豉反
易誤作異 俾晝作夜云卑使也本亦作俾今卑俾互
易 箋沈酒云耽本或作湛上耽誤作沈上四條當依
元本改正 內爨誤作爨又箋時人怵於惡云怵說文
云習也又四月正義引說文與此同今說文無怵字

靡哲不愚云詰本又作哲今詰哲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覆芳服切芳誤作苦 洒掃庭內云廷音庭今廷庭
互易 不僭不賊云譖諸本亦作僭注及下我譖同今

譌僭譌三字皆互易 告之話言云話說文作詁今詁
誤作話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又引說文訓故言也今
訓作話元本作詁皆誤當改從說文 旃旃有翩云偏
本亦作翩今翩翩互易 具禍以燼云盡本亦作燼今
盡燼互易 好是家穡云家王申毛音駕下句家穡維
寶同今兩家字皆誤作稼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 蠹
賊云蠹說文作蠹蠹字誤當作蠹徐鉉曰惟此字象蠹
形不從矛 哀恫云同本又作恫今同恫互易 荼毒

箋愠怒云愠紆運反紆誤作舒 中垢云垢古口反古

誤作古 來赫云赫本亦作嚇今嚇誤作赫上四條當

依元本改正 雲漢序銷去云銷音翦翦字誤 蟲蟲

云蟲爾雅作蠱今蠱誤作蟲 箋雷聲尚殷殷然云然

一本作雷雨之聲尚殷殷然上然字上當有缺文 炎

炎云炎于連反于誤作如 如悵如焚云悵音談今談

誤作淡二條當依原本改正又云悵說文云炎燎也今

說文云憂也 敬共明神云明祀本或作明神今祀神

互易 趣馬師氏傳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云秣說文
作秣施本又作弛今秣誤作秣施弛皆作弛上三條當
依元本改正 我儀圖之云我義毛如字鄭作儀今義
誤作儀當依呂記及原本改正 其穀維何云看本亦
作穀今看穀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籩豆有且云且又
七救反救非韻疑當作叙 八鸞鏘鏘云將本亦作鏘
今兩字皆作鏘 祁祁云祁巨移反巨誤作豆 訃訃
云訃沈甫反甫誤作角 其追其貊云貊說文作貉云

北方人也今說文云北方豸種也 如震如怒云一本

此兩如字皆作而今兩誤作爾 鋪敦云鋪韓詩作敷

敷誤作敷 哲夫成城云詰音哲本亦作哲今詰哲互

易二條當依元本改正 皐皐訛訛傳訛訛窳不供事

也云窳說文云嬾也今說文云窳汙窳也案訓嬾者字

應作窳上從宀不從穴說文無此字情窳偷生見史記

棲苴云苴士加反加誤作如 清廟序洛邑云雒本

亦作洛今洛雒互易當依元本改正又亦字誤作音

維天之命引韓詩維念維訓念當從心旁文逸注引薛君章句作惟當改從之 維周之禎云祺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今首句誤作禎音真元本不誤案禎真不同音況據下文義又合之孔疏及爾雅斷應改從元本 天作傳夷易也云易羊豉反下除易曰皆同除誤作徐 箋坤以簡能云以亦作坤今以誤作巡 時邁序柴望云說文字林柴作柴 執競序下釋文誤單行寫上又誤題箋云 威儀反反云反

反如字今誤作一又如字 駿發爾私云浚本亦作駿

今浚駿互易 有瞽云瞽本或作鼓今鼓誤作瞽三條

當依原本改正 簫管篪賣錫云錫方言云張皇反即

乾糖也反字誤今方言云錫謂之餽餽郭注云即乾糖

也 潛云潛小爾雅作潛今脫爾字 宣哲云哲本亦

作哲以抑瞻印推之上哲當作詰 俾緝熙云卑本亦

作俾今卑俾互易 有客序箋既黜殷命云紂又作黜

今紂黜互易二條當依元本改正 耆定爾功云耆鄭

云惡也。案箋云老不云惡，句有誤。敬之云浸字息反。經傳箋並無浸字音，又不合必有誤。徂隰徂畛傳畛場云場音易音誤作昔。縣縣其庶云庶說文作穰云云。耨鉏田也。今說文云耕禾間也。有椒云椒沈作倣倣今誤作椒。當依元本改正。殺時犉牡云犉本亦作犉。二犉有一誤。絲衣序箋商謂之彤云融餘戎反尚書作彤。今融誤作戎。當依元本改正。載弁球球云球說文作綌。今說文依字引詩弁服綌綌云冠飾貌。綌字

引詩不競不綌云急也 鼎及鼎云說文作鎡今說
文鼎字引此詩而以鎡為俗字 不吳不教引說文與
今異詳本篇 蹻蹻王之造云造詣也詣誤作諸 屢
豐云婁力佳反婁誤作屢二條當依元本改正 般云
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脫有字 駟序
下云駟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駟今說文駟字引詩在
駟之野云從馬同聲牧馬苑也駟字引詩四牡駟駟云
從馬光聲馬肥盛也二字徐皆古熒切驍字云良馬也

從馬堯聲徐古堯切然則駢乃此詩駢字驍乃別字
又云垌古熒切古又誤作若 鼓咽咽云咽本又作淵
鼓鼓字衍或是齎字誤分為兩字 詒孫子云詒本或
作詒二詒必有一誤 其旂棧棧云伐本又作棧今兩
字俱作棧當依元本改正 薄采其芣云芣或名水葵
葵誤作戾當依草木疏改正 不吳云吳鄭如字又王
音誤作吳音詒同今詒誤作吳吳誤作吳當依元本改
正又作吳上疑有關文 憬彼淮夷云憬說文作應音

擴云濶也一云廣大也今說文引此詩云覺悟也又瞿

字注云讀若詩穡彼淮夷其廣字不引此詩

獷廣俱古猛反植

穡云穡韓詩云幼稼也稼誤作穡當依玉海改正 俾

民稼穡云畀本又作俾今畀俾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遂荒大東云荒如字下注作荒云至也應依元本改下

注為韓詩又兩荒字必有一誤 鳧繹云繹字又作嶧

同山名也同誤作周當依元本改正 居常與許箋纂

臺於薛云薛字又作薛二薛有一誤 那箋齊之日云

齊本作齋今齋誤作齊 濬哲云哲音哲或作哲今誤
作哲音哲 聖敬日躋云鄭注禮記讀此為日齋齋莊
也今兩齋俱誤作齊 昭假云假沈云鄭箋云寬暇以
此義訓非韓字也恐有誤 駿厖云駿音峻今誤作音
俊 敷奏云傳音孚本亦作敷今誤作敷音孚本亦作
孚二條當依元本改正 百禄是總云總本又作驪驪
今誤作駿 三藥引韓詩云藥絕也絕誤作色當依玉
海改正 且業箋橈敗云橈又女卯反卯誤作卯當依

元本改正 罽入云說文罽作罽從罽米云冒也今罽
誤作罽罽誤作內 天命多辟云辟音壁王者辟邪也
者字當依元本改作音下辟字疑當作僻 松楠有槎
云槎丑車反柔槎同物耳句有誤 右凡字當改正顯
有他據者則云某字今誤作某或繼之云當依某書改
正雖無據而可信者則云某字誤當作某其欲信而未
敢決者則云疑當作某其可疑者則云必有誤其引他
典文雖異而義同者弗贅及其義異而各通者則兩存

之不置辨案釋文成於唐初所載經注猶存漢隸舊體
後衛包改用今文字畫盡失其舊矣至所引爾雅今止
存郭氏注本又今世說文及徐鉉韻譜非許氏始一終
亥之舊與元朗所見必有差殊宜其書中引述不盡相
符也故於譌字之外亦備列之俾好古者得覽焉

集傳疑誤

集傳所載經文近儒馮嗣宗以注疏本校之得譌字及
文倒者共十有二余續校之又得十二譌字脫者倒者

各一今列於左

廊終然允臧然誤作焉

今監本注
疏亦誤

王羊牛下括誤作牛羊下枯

齊不能辰夜辰誤作晨

小雅求爾新特爾誤作我

朔月辛卯月誤作日

胡然厲矣然誤作為

家伯維宰維誤作家

小旻如

彼泉流誤作流泉

爰其適歸爰誤作奚

大雅天降

滔德滔誤作慆

抑篇如彼泉流誤作流泉

商頌降

予卿士誤作降于

已上馮
氏校得

召南無使虤也吠虤誤作

虤何彼襍矣襍誤作穠

衛竹竿遠兄弟父母誤作

遠父母兄弟 小雅言歸斯復斯誤作思 昊天大憮

大誤作泰 楚茨以亨以祀亨誤作饗 福祿脆之脆

誤作脆

監本注
疏亦誤

畏不能趨趨誤作趨 不皇朝矣皇

誤作遑下二章同

大雅泂彼涇舟泂誤作漣

監本注
疏亦誤

以薦于周祐脫于字 周頌既右饗之饗誤作享

魯頌其旂棨棨誤作花棨 商頌來格祁祁誤作祈祈

已上續
校所得

右共二十六條其中有妨文義者羊牛之為

牛羊辰之為晨爾之為我予之為于其失韻者趨之為

趨音而茂茂則不成字皆當急改之其餘雖於義無損然不可妄易經文也又馮氏謂朱子作傳時三家詩已亡所據止毛傳本耳不應有同異此定是傳寫之誤余謂傳寫之誤固有之至如不能晨夜家伯冢宰昊天泰憮奚其適歸天降惱德降于卿士此六詩確是朱子自改觀注語可見也

集傳經文多誤而傳中謫字亦復不少有朱子欲改而不及者有後儒知而辨者亦有相習而莫覺者今列于

左 壹發五紕注紕牡豕也牡字誤當作牝

大全載潛室陳氏語

之辨

黻衣繡裳注黻之狀亞兩已相背亞當作亞已當

作弓

小人所腓注引程子語朱子自云欲刪而未及

見大

南有嘉魚注鱒鯽肌鯽字誤當作鱗肌字衍朱

升疏義辨之而大全不載

或耘或耔注引漢書苗生葉脫生字隤

其上誤作墮其土

頊弁賦而興又比也原本作賦而

比輔廣劉瑾增入興又字誤三篇同

小宛交交桑扈

注俗呼青觜觜字誤當作雀

築城伊減注減城溝也

城字誤當作成 池之竭矣章注賦也朱子自云作比

為是見大 閔予小子引大招三公揖讓劉瑾言揖讓

當作穆穆 賚注此頌文武之功文武當作文王 駟

注此言僖公牧馬之盛輔廣云僖公當作魯侯大全載其語

右共十二條

俗本集傳將原本反切皆轉為直音意在便童蒙之誦習也然其間舛謬頗多反詒誤初學矣 頤之頤之頤戶結反俗本音潔 招招舟子招照遙反俗本音韶 揚

且之哲也且子餘反俗本音疽後且皆誤音 子之湯

兮湯他郎反又他浪反俗本音蕩 吉蠲為饍蠲古玄

反俗本音娟 既佶且閑佶其乙反俗本音吉 下民

之蘩蘩魚烈反俗本音桀 瓜瓞嗥嗥布孔反俗本

音蚌 萃萃萋萋萃誤同嗥 聽我藐藐藐美角反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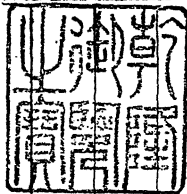
本音麥 如壘如篴篴音池俗本音除 此非轉切為音
不知何故致誤

又有元本乃破字而俗本誤以為音者 假樂君子

假依中庸左傳作嘉俗本音嘉 我心慘慘慘當作燥

俗本音燥 醴假無言 醴中庸作奏 俗本音奏

又有元本誤而今本是者又有二本異而皆通者茲不贅及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助教

臣

陳

木

謄錄監生

臣

甯

汝

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三十

吳江陳啟源撰

附錄

國風

周南

毛傳古雅簡質讀者不可率易如關雎首章傳云后妃
有關雎之德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初

視之竟似目后妃為善女矣及觀次章傳云后妃有關
雎之德乃能供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方知下文淑女
不得指后妃也不然流之與求之文義不倫矣孔疏申
首章傳意謂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如忌思得淑女以配
君子故此淑女宜為君子之善匹此善會傳意者也嚴
緝既言后妃供苻菜又以求之為求后妃此誤認傳意
者也

薄汚我私傳云汚煩也箋云煩煩擱之釋文云阮孝緒

字畧云煩攪猶接也攪而專反又而純反接奴未反
菽素何反案煩字亦作攪玉篇云攪扶袁切攪接也攪
本作擣周禮有擣祭玉篇云攪擣物也接說文云擣也
從手委聲一曰兩手相切摩也今俗作接非是玉篇作
抄云亦作菽廣韻云手接菽也周禮鬱齊獻酌注獻讀
為莎以醪酒摩莎涕之

漢廣之游女韓詩以為漢神其祖屈宋湘巫之說乎序
曰說人也章句云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

見文選
李善注

夫說之必求之然惟可見而不可求則慕說益至序意或爾爾又從而實之以事遂有交甫請佩之說矣又鷄鳴防有鵲巢二詩韓叙亦以為說人未詳其義

愁如調飢釋文云愁本又作憇韓詩作溺音同今案玉海載釋文引韓詩溺如調飢則溺乃溺之譌也又案說文云溺憂貌讀與愁同玉篇云憇奴歷切思也愁也或作溺二字音義皆與愁同字形與憇溺相似溺當為溺憇當為憇皆傳寫之譌耳呂記引釋文云愁本又作憇

慙乃慙之俗書亦誤

汝墳末章韓詩薛君章句曰王室政教如火矣猶往而仕者以父母甚迫飢寒之憂為此祿仕韓義雖未必得詩指然後漢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誦此慨然而嘆詩可以興信矣

召南

雉鳴鵲也鳴鳩鷹所化也皆鷺鳥也后夫人取興焉有別與均一非鷺不能故以象婦德與或曰鳴鳩生三子

一為鶚然則二鳩同種而睢為貴矣

采蘋箋引內則織紵組紃疏云紵也組也紃也皆織之
紵謂繪帛紃絲也組亦條之類案組紃之別詳內則疏
云組紃得為條皇氏云組是綬也但薄濶為組如繩者
為紃耳又案說文云組綬屬紃園采也禮疏應本此為
說釋文以組為綬恐未然綬縷也簡兮執轡如組取其
有文章豈一縷之謂乎

采蘋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今目驗此二

草藻沈而蘋浮頗怪其相反案藻字爾雅翼及玉海引
韓詩皆作藻雅翼云蘋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
萍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
音瓢即小萍也蘋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羅
語良是藻與藻字形相類因而致誤耳又案黃氏韻會
引韓詩亦作藻玉海兩引此文一藻而一藻則此字之
誤其來久矣

左傳說采蘋詩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

蘭尸之敬也

襄二十八年穆叔語

意名南大夫妻是蘭姓女乎季

蘭之稱與季姜季姬一例矣蘭姓不載經傳故後世無聞古或有之也桑中之孟庸他典亦不載以與姜弋並舉故知是姓弋之為姒若非穀梁傳則亦莫可考矣杜注以季蘭為少女之佩蘭者殆是臆說案後世亦有蘭姓如漢蘭廣晉蘭維梁蘭欽皆是師古注急就篇謂出自鄭穆公蘭古未有氏其祖之名者況鄭之七穆並無蘭氏顏氏之說未必然也詳左傳之言安知後世蘭姓

非季女父族之苗裔乎

近世說文長箋引易豫卦殷薦語證詩殷其雷殷當如
字讀謂殷本訓作樂之盛易以雷象作樂之聲詩以樂
象雷之聲皆言其盛此亦可通但不若以殷殷象雷聲
尤有致耳

標有梅釋文標婢小反又符表反說文拋字注云棄也
從手從九從力或從手票聲詩標有梅落也義亦同匹
交切是標乃拋之重文然標字別見去聲云擊也一曰

挈關牡也符少切音義皆與詩異

何彼穠矣詩後人誤以春秋事實之前辨之詳矣近世有偽為申公詩說者謂齊襄殺魯桓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婚以桓王妹嫁襄公國人傷之而作斯亦巧於博會矣不知桓公初被殺魯即請以彭生除恥而齊亦從之矣齊魯未嘗相讎焉用天子女為釋憾之具哉

邶

周書作雒篇云武王克殷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
殷俾監殷臣孔晁注云東謂衛殷謂邶鄘又云周公降
辟二叔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晁注云康叔
代霍叔中旄代管叔據此則康叔乃封於邶鄘而衛地
以與中旄非康叔國與諸經傳異未詳其故竊意分與
二子當在初黜殷時厥後中旄或遷廢則併以衛與康
叔容有之也姑記以存疑

康成詩譜云衛頃公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

孔疏云衛世家頃公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
當夷王時案劉恕通鑑外紀辨世家語為非云頃公元
年魯獻公之三十二年也當厲王十六年厚賂周周命
為衛侯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變風始作今合周本紀
衛世家觀之厲王以三十七年奔彘衛釐侯之十三年
也逆計釐侯之立應在厲三十五年釐乃頃之子頃在
位十二年應以厲十三年立不得與夷王同時而世家
乃言其賂夷王得立表亦以頃當夷世其書自相矛盾

至賂周得侯索隱駁之良有理則其事亦不足信譜疏皆以世家為據殆未考其真也至劉謂賂周在厲十六年又不知何據共和以前紀年脩短俱不可考耳

終風韓詩章句云時風又甚暴使已思益隆二語頗似五言古詩陸士衡贈顧彥先詩隆思亂心曲正用薛君語

雉鳴雌曰鳴雄曰雝詩求牡稱鷺求雌稱雝是也故潘岳射雉賦云雉鳴鳴以朝雝而徐爰引顏延年語以譏

其誤

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釋文云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今玩文義作謂為是疏申箋云先述涇水之意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則孔氏亦以為作謂

湜湜其沚箋云湜湜持正貌唐皇甫湜字持正本此夫子謂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令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目我

釋尊言也簡兮詩西方美人所指將無同蓋漢明以前
大法雖未被東土然觀周昭穆二王時太史蕪由扈多
覩充風而知祥西極化人說者以為即神足弟子中天
臺之建寔佛刹之濫觴可見此時大法必稍有流傳一
二士大夫明悟淵識者能默記之但未比戶誦習耳故
邶國詩人聞風思慕晉語亦引西方之書齊姜氏大國
女所聞必有由來矣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渴仰戀慕
情見於詞抑賢人其修淨土觀者與姜氏所引書曰懷

與安寔疚大事懷則不能解脫安則不能精進大事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姜引之雖斷章要皆微妙宗旨略見於周世者合之夫子之言足證東土之有大法久矣及秦火之後已遭煨燼然劉向序列仙著有佛名傳穀承明帝問便對以天竺之教非素有流傳豈能知之乎又夫子之答太宰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於西方非神乎冥契在語言文字之表不能推尊至此所謂惟聖知聖也與邴賢齊女得之於流傳者又異矣噫此可

為知者道也

泌彼泉水釋文云泌說文作𦣻直視也案今說文𦣻字
注云直視也讀如詩泌彼泉水然則說文引詩乃作泌
非作𦣻也玉篇亦云說文作泌矣不知何人改泌為𦣻
又勦說文直視之訓也觀呂記引釋文云泌說文作泌
是宋本注疏原無誤而元本注疏則誤與今同可見誤
之來已久

釋文別作之字譌舛最多賴詩記所引得正其一二惟

泉水飲餞于禰釋文云禰韓詩作泥呂記引此泥作泥
今考玉篇錄韓詩異同此字亦從土旁作泥又廣韻云
泥地名當指詩飲餞之處則獨此一字今本得之

王事敦我箋云敦猶投擲也擲釋文作擲云與擲同或
作摘非案說文摘直隻反搔也投也無擲字玉篇摘雉
戟反投也棄也擲同是擲字後世所益也其摘字說文
他歷竹厄二切玉篇多革切注皆云拓拾也之石切果寔也
與摘義別故陸以為非

說懌女美鄭讀懌為釋案說文懌字注云經典通用釋是漢以前此詩元作說釋康成非破字也然箋云說懌當作說釋則明是改懌為釋非原作說釋矣意當時說懌說釋經本各不同鄭特據釋以改懌乎姑記以俟考

鄘

刺宣姜之詩俱列鄘風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凡三焉而定之方中即繼其後說詩者以為著衛亡之由也然宣姜所生子女五人皆無失德戴文二公宋許二

夫人並見詩而文公尤賢狄難以後衛得復存者文公也自此迄君角又血食四百餘年非中冓貽羞康叔久不祀矣史記謂昭伯乃公子伋同母弟國人以伋之死深惡朔故莫肯與狄戰而衛以亡然則文公之為衆心所附併克昌厥後殆亦以伋故與但昭伯之母夷姜也宣公烝於夷姜生伋黔牟及頑昭伯之生與其子文公無異也兩世因烝而得子卒延四百餘年之國祚誰謂天道禍淫邪吁文公之後有衛者宣姜之子孫也膚宗

之後有唐者武后之子孫也二事千載若一轍矣

詩多用相字如相鼠有體相彼鳥矣相彼投兔相彼泉
水相其陰陽之類皆訓為視孫炎示免編據陸璣疏河

東大鼠能人立之說

魏碩
鼠疏

又牽合韓愈詩禮鼠拱立之

句欲解相鼠為相州之鼠謂相州與河東相鄰當有此
鼠詩以鼠有禮體喻人之不如斯亦鑒矣詩本以鼠之

貪惡喻無禮之人豈如孫所云哉相州與河東

即魏相
州今河

南彰德府魏漢河北縣今
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

中隔晉地不可謂鄰禮鼠之

稱文人借經語為藻飾豈足為據况此詩作於文公時
衛已徙河南矣相在河北非復衛有詩人目其地產以
為興端何得及之哉

論衡云詩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其傳曰譬彼練絲染之
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
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此與小
序臣子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意略相符矣毛氏無此
文必是三家詩說然魯詩無傳齊詩有石氏孫氏傳韓

詩有內外傳而外傳今存充所謂傳其齊之石氏孫氏
及韓之內傳乎充又解維憂用老為伯奇放流首髮早
白解子孫千億為宣王德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
皆與今詩異其言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及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則與毛鄭之說同

衛

水經注淇水東訕而西轉逕頓丘城北又訕逕頓丘城
西則頓丘在淇水東南也婦涉淇而送氓至此又涉淇

而嫁之是婦居淇西北矣淇水東南流入河復開隄即古黃河北岸氓居在焉則河之北淇之南也兩人本各天一涯氓以異鄉客子與婦數語目成挈之歸家雖蚩而寔黠矣婦以輕信被給失身匪人後之見棄又誰咎乎

王

曠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孔疏無解案且者將然之詞上章言曠乾下章言曠濕而脩在其間故毛以將乾為

訓乎又脩之本義謂脯之加薑桂者脯乃自濕而乾之物宜取且乾為義矣劉熙釋名云脩縮也乾燥而縮也亦堪助發毛義吳械韻補引傳作日乾恐不如且義長釋文云脩如字本或作脩音同案脩字兩見爾雅云蓀脩者彼釋文音陽云苗從由他六
徒歷二反脩者彼釋文他凋切郭注皆未詳則脩是草名非此詩蓀字又說文云蓀苗也苗蓀也玉篇云蓀苗也蓀蓀也苗蓀也皆祖爾雅王風傳兩言騅而義不同推騅也是草莢騅也是色

毳衣如蒺傳蒺騭言其色也箋蒺藜言草名也疏謂傳但言蒺色未詳草名故箋引釋草文以定之是已今案傳語即爾雅釋言文但釋言字作騭注云蒺色如騭在青白之間釋畜云蒼白雜色騭是爾雅之意以鳥色比草也毛傳字作騭箋言青者如騭鄭荅張逸又謂騭鳥青非草名蒺亦青蓋毳冕服俱五色蒺言其青瑞言其赤各舉一色也是傳意以鳥色比草也一從鳥旁一從馬旁物異而義同

鄭

周禮賈公彥疏謂鄭說婦人者九篇衛則三樂記孔疏亦言鄭風二十一而說婦人者九篇今案之殆不然也鄭之刺淫者惟女曰鷄鳴刺不說德而好色丰刺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墠刺不待禮而相奔野有蔓草男女思不期而會秦洵刺淫風大行凡五篇其有女同車有女如雲二詩雖說婦人皆一刺忽一閔亂不言淫也即併數之亦僅七篇安得九乎至衛刺淫則不止於三若

不數邶鄘則賈疏所舉桑中乃鄘風也

左傳紀鄭事所言城門凡為名十有二曰渠門見一曰皇

門見一曰師之梁門見四曰北門見二曰東門見六曰閨門見一曰

時門見一曰鄘音專門曰倉門曰舊北門見一又有遠郊

門曰桔戶結切扶大結切之門見三又有外郭門曰純門見二惟

東門兩見於詩意此門當國要衝為市廛鱗萃之墟與

故諸門載於左傳亦惟東門則數及之隱四年宋衛陳

蔡四國以師圍焉襄十一年晉悼公以諸侯伐鄭則齊

宋之師門焉是年又伐之則觀兵焉二十四年楚伐鄭亦門焉子產對晉使所謂井堙木刊指斯地也昭十年鄭人子產辭公子公孫於北門之外焉蓋師旅之屯聚賓客之往來無不由是其為鄭之孔道可知宜乎詩之一興一賦皆舉以為端也雖然除地之墠行上之栗特假以寓興耳至五爭之後室家相棄出此門者但見亂離之象詩所為閔與

齊

東方之日兮韓詩薛君章句以為說其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後世文人率祖其語以入詩詞如神女賦耀乎若白日出昭屋梁日出東南隅行淑貌耀朝日秋胡詩明艷侔朝日正襲此意也故李善注文選皆引薛語證之然以為詞家佐筆之資洵美矣若釋經自當以毛鄭為正

不能辰夜孔疏言乾象以來諸歷及今太史所候晝夜以昏明為限故晝漏率多於夜五刻惟馬融王肅注堯

典因有日出日入語遂以見日為限故晝夜之刻相等
蓋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二刻半故論昏明則
晝多五刻夜少五刻據日出入則晝夜均也鄭作士昏
禮目錄舉其全數謂日入三商為昏即此義案正義成
於太宗時孔未見麟德歷所言太史所候其甲寅元歷
乎近歷日法止據寒暑為脩短無復五刻之贏縮不知
始於何歷也疏又言馬王晝漏六十夜漏四十已減晝
以裨夜鄭注堯典又減晝五刻以增之誠為妄說案劉

洪乾象歷鄭為注釋乃於尚書不用其日法又自違其
日入三商之義斯不可解

載驅箋以為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孔
疏謂汶北尚是魯地襄公當入魯境蓋詩四章皆上二
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也案水經注云汶水又南逕
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域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
蕩也汶水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
矣然則文姜臺者即康成所謂都乎

魏

后妃而采苻夫人而采繁國君而采莫采桑采蕢雖曰躬親非必身執其役也猶藉田之躬耕公桑之親繰云爾但二南敬以供祀魏風儉而非禮故美刺分焉

秦

小戎虎韞鏤膺交韞二弓二韞皆從韋觀釋文云韞勅亮反下同則今本無誤矣韻會謂上字從革作韞下字從韋作韞不知何據

草木疏釋秦風苞櫟言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案本草蓼本謂之木天蓼宋圖經云今出信陽木高二三丈三月四月開華似柘華五月采子作毬形似蘇麻子可藏作果實近世李氏綱目云其子可為燭其芽可食釋田咏蜀詩有地丁葉嫩和嵐采木蓼芽新入粉煎之句是也又有藤天蓼小天蓼并三馬唐本注謂作藤蔓華白子如棗者藤天蓼也食療謂樹如梔子冬月不凋者小天蓼也三者雖異功用相髣髴云

幽

古人順時布令必援星象以示期如定中水正木見之類皆是而言火尤多季春火見則出火季秋火伏則內火土功則火見而致用用冰則火出而畢賦雩祭必竦龍見蒼龍三次大火實當其中武王伐殷出師之日月在辰馬辰馬房心也以次言房心當大火以星言心獨為火也又火出而道塞知陳必亡有星孛於大辰即大火知宋衛陳鄭將灾用以占驗尤不爽焉案魯梓慎言火

出於夏為三月夫子言火伏而蟄者畢是火之伏見乃一歲寒燠發斂之大界又房四星心三星體皆明大舉目共見易以曉民宜古人多用以布令也豳風流火著將寒之漸也晉張趯云火中寒暑乃退火昏中而暑退暑既退而火西流當為七月矣豳風咏夏商時事趯語在周景王時前此則星火以正仲夏見堯典五月初昏大火中見夏小正小正傳云大火者心星也後此則季夏昏火中見石經月令皆以火為夏之中星惟仲與季不

同斯乃歲差所致孔疏據鄭答孫皓語謂堯典通舉大火之初月令獨指心星故異殆非也歲差法始於晉虞喜康成未及知耳觀小正之大火是心而以五月中則堯典非統舉可知夏近堯世所差尚微秦則遠矣要之自唐迄秦幾一千年而火之昏中未有在夏後者今歲差彌甚日驗星宿值至七月中氣方得昏中及西流則已仲月矣考冬至日躔較秦時又差二十四度火中遲至初秋何怪焉余舊有即席詩其領聯云蘭芷秋風人

北渚芙蓉夕露火西流流火與芙蓉同句合於古而乖
於今特未諳星象耳然農人暑夜田作猶指房心尾為
大人星以記夜之淺深非以其明大而易見耶大人者
大辰之誤也吳語人似紳稍異於辰云

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小爾雅云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
以公孫為成王與毛同以瑕為遠與毛異

小雅

鹿鳴之什

唐文宗述毛詩鹿鳴疏謂華葉園而華白叢生野中恐非賴蕭今孔疏無此語先儒以為疑源案孔氏詩序言昔之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諸家而焯炫為殊絕今據以為本然則文宗所見其孔氏所刪者乎孔所據獨二劉耳餘家義疏雖不采入正義然唐世必有存者文宗或偶見之

古人文字簡貴語無虛設況皇華詩詠謀度詢字各有義內外傳所載魯穆叔之言乃詩學之最古者不誤矣

歐陽以為變文協韻殆不然蓋文體冗長莫甚於宋故其釋詩亦徒取文義疏達其中精義與旨俱順口讀過不復尋究反詆先儒之說為迂盡掃而棄之斯亦經學之一阨也

鄭箋以伐木為文王未居位在農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孔氏申其說謂史記本紀周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太王時文王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遷岐之初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

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勤率下民案鄭說似無稽而孔氏申之則有理也武丁商王小乙子也祖甲武丁子也皆遜居荒野溷迹民間父居天子位尚且躬為小人況侯國之孫乎太王之世與商二王不遠風俗宜相類文王伐木於山不可謂必無其事矣

采薇箋柔謂脆晚之時疏云定本作脆腴案說文脆從月從危省作與易斷也此芮切玉篇同又云俗作脆脆詩釋文音問玉篇無阮無怨二切色肥澤也

又音聞新生草也腴說文云有骨醢也從肉與聲人移切

歲亦陽止箋十月為陽坤用事釋文云坤本亦作𤛱困魂切天作箋引易坤以簡能釋文坤作𤛱云𤛱本亦作坤易坤卦釋文亦云坤本又作𤛱今字也大戴禮保傅篇坤字亦作𤛱案𤛱字坤卦形偃之則三立之則𤛱耳此字不見說文而兩見張揖廣雅一云順也一云柔也集韻云坤古作𤛱象坤畫六斷

象弭箋云弓末反弩者釋文云弩釋文方血反又邊之
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案今說文無弩字玉篇作弣
卑結卑計二切弓戾也亦作弩廣韻亦作弣弩方結切
義同又案弣弩弩矰一字四形見改併五音集韻

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
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詠事也又據紀
年文王以武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
逸周書序言文王立西距昆吾北備獫狁則亦為初年

事二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如春秋
所書王人會伐之事與玩詩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又
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紀
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矣一
年而平二寇在即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與
毛鄭相左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姑紀以備考

檀車幘幘釋文云韓詩作縶案說文幘車敝貌昌善切
縶偏緩也尺善切二字同音然則偏緩者正車敝之狀

與廣雅縵縵緩也注縵字因淺治羨二切義同而音異
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張張音同恐悞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箋云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
於繇為近繇音宙兆卦之詞也即古籀字顏師古曰左
傳始作繇案繇從卜從繇今俗多脫卜字溷作繇

魚麗傳鱧鮠疏云徧檢諸本或作鱧鮠作鱧鮠或作鱧
鰕定本作鯉鮠案說文鮠魚名一曰鱧也直龍切鰕鮠
也胡瓦切鱧鮠鮠鮠各同音是一魚而異名也皆與爾

雅郭注合惟作鯉鮓者乃孫叔然之說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罩罩筐也筐說文作籬云罩魚者也竹角切重文為籬釋文筐字助角反及獲護二音皆與說文異且言沉重說籬非罩豈疑傳誤乎案爾雅籬謂之罩正與傳合不可易也捕魚之器古今容或殊制矣

埤雅云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會乳泉出於丙穴集傳用其語曰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改鱗為鯽

又割取下句肌字不成文義其傳寫之謬乎元本朱克升疏義已辨其誤詩經大全勦襲疏義成書竟不改正此二字又不載克升語可異也

傳汕汕櫟也釋文櫟側交反或作罍同疏引爾雅櫟謂之汕案櫟罍二字本為兩義櫟見說文云澤中守草樓則非捕魚器矣而無罍字罍見玉篇云罍也在交切又初教切其櫟字注同說文意古止有櫟字故傳借為罍義其罍字則後人所益與韻會止載罍字注云通作櫟

合窠標為一字則反以窠為正矣正韻承其誤故標字不收韻中

蓼蕭箋引虞書外薄四海釋文薄音博虞書釋文薄荷各切徐音挨各反與詩不同又易雷風相薄釋文薄音旁各反與書釋文同則電博二音併可訓迫矣案玉篇廣韻止有蒲各二切

倅乃革轡首謂之革亦謂之鞞革末飾以金謂之金厄亦謂之鑿凡三物矣倅徒彫切鑿說文云鐵也一曰轡

首銅以周切條條異物亦異字趙宦光謂詩本作條革
石經改為條非是

元戎十乘傳引司馬法文備舉三代陷軍車名夏鉤車
殷寅車周元戎箋復釋其名義其於鉤車則云鉤輦行
曲直有正也輦釋文作股云殷今作輦余謂釋文作鉤
股良得之疏引巾車金路鉤輦以證鉤輦之義然鉤
輦輦帶乃車制之盡飾者不以施於革路豈反為衝突
之用乎韓詩言元戎之制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

有劍戟被甲之馬安用金鏤之鈎采蒯之帶乎夏后忠質之世豈陷軍之車反改於周乎况與先正之意亦不

相合也

他傳云鈎車先疾元戎先良

案九章算術有鈎股之名

見周禮保氏注

橫闊為句直長為股其形磬折即工人之矩也

車之行似之則一直一曲皆方正而不亂故云曲直有

正孔疏又云擊定本作般或謂車行鈎曲盤旋曲直有

正不必為馬飾此說較優於鈎擊然不如取象於鈎股

尤為明確也采芑次章傳云言周室之彊車服之美也

言其彊美斯劣矣疏引老子語

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

有孝子申之

以為名生於不足宣王承亂劣弱矣故詩人盛稱其彊
美源謂此語雖勝然未必毛意先王除凶靖亂惟以德
競不極兵威周之盛莫如文武文武閉門修德而服混
夷因壘而克崇武王以三百乘而禽紂故皇矣詩言伐
密伐崇采薇出車二詩言伐獫狁及西戎大明末二章
言伐紂皆不侈稱車甲之多軍容之盛豈力不足哉所
恃不在此也荆蠻小醜耳宣王起十八軍以臨其國雖

克有成功然威已殫矣至於路車命服炫燿於道元臣
專閫以壯國體可耳制勝之本當不在此詩人述中興
事業而區區以此見其彊美矜詡之餘其有諷切之思
乎故毛傳以彊美為劣謂彊美在武力斯劣者在文德
耳

車攻傳大芟草以為防元本作大艾草得之釋文魚廢
切正合艾音而字作芟誤矣呂記及玉海引此皆作艾
穀梁傳

昭八年

說田獵之制文頗與此傳同首句云艾蘭

以為防則字當作艾無疑

漢翼奉自言學齊詩其說吉日庚午云南方之情惡也
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
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然則此其齊詩之說乎後世風
占有六情之說蓋本於此六情者好惡喜怒哀樂也申
子主北方其情好行貪狼亥卯主東方其情怒行陰賊
戌丑主下方南與西其情哀行公正辰未主上方北與東其
情樂行姦邪併南西二方而六各以其日時與方占風

之來以觀休咎奉王二而詩指其一焉

鴻雁之什

鴻雁鄭箋云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孔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伐紂民善其將有安居是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案孔言今泰誓即河內女子所獻偽泰誓也所引二語與古文

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意相仿髣非無義趣矣
又大明七章孔疏引其文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
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息此紀武王入商事深得六師
欣戴之情定非誑語惟思文箋疏所引赤烏之事則屬
緯書之說耳

夜未央箋云猶言夜未渠央也釋文云渠其據反示兒
編辨渠字音義甚詳今錄之云渠其據反則與遽同音
荀子修身篇渠渠然唐楊倞渠竟反注渠讀為遽古字渠

遽通又古樂府調弦未遽央淵明雜詩枯悴未遽央考之廣韻遽卒也急也是謂未卒然而中也至如淵明讀山海經詩壽考豈渠央渠讀為去聲渠又轉為詎渠皆訓豈與遽音同而義異

祈父箋引書若疇圻父釋文云曷此古疇字本或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切馬鄭音受說云彼注云順受萬民之圻父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案此本是箋引尚書自應從鄭作壽疏語得之今監本作疇當改正又案

戰寔之亦言與羌戎戰寔指姜戎也而字皆作羌孔疏
申傳箋直云姜戎為寇姜羌字形相似豈傳箋元作姜
後謚為羌與

斯干傳以瓦為紡甌朱子以畫中漆室女手執物當之
黃氏以湖州婦人覆郤之瓦當之皆疑而未決是其制
已不存矣孔疏云婦人所用瓦惟紡甌而已殆其所習
見然則唐世猶有此物

節南山之什

維周之氏鄭破氏為桎梏之桎釋文云桎之寔反又丁履反礙也疏引孝經鉤命決曰孝道者萬世之桎鐐又引說文曰桎車鐐也今說文云桎足械也之日切並無車鐐之訓豈徐氏韻譜遺之乎又字書桎字止有之寔一切案康成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又明載陸氏釋文而字書不收亦屬疎漏

式夷式已釋文云已毛音以鄭音紀案傳文已巳已巳四字形各不同何至兩可乎甚哉隸變之誤經學也

憂心如醒傳云病酒曰醒疏引說文云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為病故云病酒此說得之徐鉉韻譜因醉而覺語疑醒即古醒殆未必然

桀紂之世有湯文而幽厲之末罔有代德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民之望湯文急矣迄競秦而湯文不出烏始不擇屋而止焉三代以後所以多無祿之民也誰謂天道古今不變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痾毛云悠悠憂也里居也痾病也鄭

云里居也釋文云里本或作瘰後人改也孔疏云毛以
為悠悠乎可憂也為此而病亦甚困病矣鄭以為悠悠
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為異呂記云董氏曰里顧野
王作瘰爾雅以瘰為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
毛作傳時字為瘰也爾雅云瘰病也邢疏引悠悠我里
為證而云里瘰音義同總觀諸說方知傳文有誤也凡
箋義與傳同者例不重訓毛果云里居鄭不應複出矣
孔述毛云為此而病指里也亦甚困病指孔疇也又言

鄭里居與毛異合之呂記邢疏則毛鄭里字訓病不訓
居明甚源謂傳文當云里病也中間居也痿三字乃昧
者妄增耳伯兮心痿傳已有釋故此詩止訓里字俗儒
怪病字非里字常訓因增入痿字以當之見里字無釋
則勦箋文居也以實之耳注疏諸本誤皆同雖元本亦
誤又呂記謂毛作傳時字當作瘳此未必然毛義由師
授不專據經文且古字多通用當借里耳後儒據爾雅
改為瘳容有之釋文所云良是也

曾我誓御朱傳引國語居寢有誓御之箴國語正此誓字耳劉瑾辨之以為楚語作褻意瑾所見國語必非善本反執其誤字以為正可嗤已案誓從執日狎習相慢也褻從執私服也誓御正取狎習之義

孔棘且殆箋甚急迻且危釋文云迻本又作竿側格反案說文迻迻起也迻迫也則箋文作迻為長

巧言云奕奕寢廟閼宮云新廟奕奕周禮隸僕注引詩寢廟繹繹不知何篇文又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天子之

廟惟祧無寢繹繹相連貌前曰廟後曰寢

爾雅桑扈竊脂郭注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不食粟
朱傳用其語曰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刪去雀字曲字
不成文義此必傳寫之誤當云俗呼青雀而刪去觜曲
二字耳然諸本皆同讀者莫覺也案本草桑扈喙或白
如脂或黃如蠟並無青觜者

慙焉如擣毛云擣心疾也孔申之言如有物之擣心又
引說文擣手椎也一曰築也語證之案釋文云擣或作

癘韓詩作疔除又反義同癘疔皆從疒

本作牙人有疾病象倚著之形

女凡切

毛韓直以為心疾之名則擣似特借耳疏語恐非

毛指但說文無癘字而疔訓小腹痛與心疾不合疏姑據擣字本訓釋之亦非無見

巷伯詩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案序故作是

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巷伯下內小臣上行奄官
寺人四字疏申序謂經無巷伯字而篇名巷伯故序解
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則知序末脫此四字
矣又申箋謂巷伯內宮用奄上士四人內小臣而謂之
巷伯者以此官於宮中為近是箋文內小臣解巷伯非
解寺人也不應云寺人內小臣下文云奄官不應上文
先出奄官則知箋文直當云巷伯內小臣也而中間奄
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此其誤殆因傳寫者誤將序內

巷伯奄官移入箋而箋內巷伯不應複出遂改為寺人
也疏又謂定本序內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為是釋文
亦言官本或將此注為序文而呂記嚴緝載序語皆無
此四字則近本之序不為誤也至箋之稱巷伯者移以
解寺人其誤最甚非孔疏無由正其失矣

巷伯傳蒸盡縮屋而繼之釋文云縮又作搆疏云搆謂
抽也論文義搆字為正矣案說文縮馱也一曰馱也搆
引也皆所六切

谷風之什

有冽洿泉疏引說文云冽寒貌今說文無冽字止有冽字訓水清

大車箋闔置官司釋文云闔音開字亦作開齊風載驅箋闔釋文闔亦音開則闔開二字音義同矣案說文闔苦亥切玉篇廣韻同又曰亦音開其義則同釋文

甫田之什

或耘或耔傳云耔雖本也疏引漢書食貨志以釋雖本

之義而文多不同按漢書言后稷畎田之法苗生葉以

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

師古曰隤下也

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

而根深能

耐音

風與旱疏引此苗生葉脫生字隤字作壟

盛字作成又脫暑字玩文義定是詩疏之誤呂記朱傳

皆引此文誤亦與疏同惟王伯厚玉海引此與漢書合

甫田次章方社田祖三祭近世馮氏名物疏何氏古義

二書欲以月令仲夏大雩當之謂祭五精帝必配五人

帝神農以配赤熛怒也此謬矣月令云仲夏命有司為

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以詩合之絕不相符
大雩之祭以上帝為尊詩不應反略之也山川百源將
雩而先祈也非社非方也且社方與雩各一祭祭亦不
同時不得總社方於雩也田祖是神農固為炎帝矣然
大雩之祭偏於五精帝則五人帝咸在何獨舉其一也
大雩用盛樂月令所言樂器十有九焉詩止及其三不
得謂之盛也彼徒見詩言祈雨與大雩相合又耘耔正
仲夏時因為此說耳不知古人龍見而雩當以建巳之

月不以仲夏月令不韋之書未必合古禮康成注已規其失何足用為據乎詩本傷今思古非若身遇而目覩者專詠一時事也上言耕耨之勤此言祈報之至義各有取不必皆指仲夏如執耤耔二字以概全詩則末章千倉納庾萬箱載稼亦與耤耔同時乎馮又以祈穀非祈雨譏古注疏則尤妄以御田祖鄭引周禮籥章文證之矣不言祈穀也孔申鄭郊後始耕之言則引月令注元辰吉諏始耕之祭為證矣始耕之祭在祈穀祭後非

一事也且祈穀之祭祭上帝而配以后稷不祭神農也此與經田祖之文顯不相合馮誤指為祈穀而譏之不巳過乎詩咏農事往往言雨如信南山之霖霖大田之興雨皆是此詩述春祈之祭因及甘雨以起下黍稷之文耳非專言祈雨也豈可因此一語遂合方社田祖為一祭而以祈雨概之哉近書多妄說不足置辨惟馮疏考據頗確然亦有此無稽之語恐誤後學故特辨之詩云祁祁采芣七月出車大田韓奕玄鳥是也右旁皆

從邑今監本注疏大田誤作祈與五詩異嚴緝云監本作祁俗本作祈誤今監本已誤矣惟朱傳嚴緝作祁其玄鳥詩祁祁則呂記朱傳誤作祈

琕琕有珌傳云天子玉琕而珌音遙珌諸侯璫徒黨切琕而

璆音蚪珌大夫鐻音遼琕而璆力幽切珌士琕力計切琕而璆珌

案定本集本如此釋文同而孔疏稍異諸侯璆珌作璆

珌大夫璆珌作鐻珌云天子諸侯琕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如今本則琕珌同物者惟士耳又案說

文亦載此文惟不言大夫耳其云士瑤琇而珣珌則士亦異物餘與今本毛傳同蓋各據所聞也又疏引說文云瑤蜃屬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

珣蜃甲也

士用瑤今說

文無不及於蜃句豈韻譜遺之乎又案傳言琇珌之物

為名凡七然玉璆皆玉也璆

金之美者與玉同色

璆

黃金之美者

與璆

皆金也

錄白金

珣瑤皆蜃也三物而七名焉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鄭箋並不推明賓射名正之義而孔疏申箋論之甚詳今本箋文必有脫落在君侯謂之

大侯以下大侯張而弓矢亦張之上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蘓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意
本鄭箋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爾嚴華
谷辨之謂求勝以爵不勝不如射義求中以辭爵之優
所見良是然嘗求之孔疏知鄭箋本不作是解爵女當
作女爵文倒者傳寫之譌耳孔申鄭云以求不飲女養
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謂求不飲也又引射義辭
爵語證之使仲達為疏時箋文已作爵女則不應以求

不飲釋之其引鄉射文又當較論其同異矣不知二字之倒始於何時也朱傳全用箋語亦作爵女

魚藻之什

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前之象今本作蔽膝殆俗儒

妄改耳蔽鄰

膝俗作

乃芾之別名周世用之何云大古又

何云象哉孔疏申箋以為大古衣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重其先蔽者故存之示不忘古則當為蔽前明矣又爾雅衣蔽前謂之襜注云今蔽鄰采綠毛傳亦云鄭蔽

前之稱當本此今諸本俱誤作郝惟呂記引箋作蔽前得據呂記以正之

采綠之綠即衛風淇奥之綠爾雅所謂王芻與竹各一草陸璣以綠竹為一草孔疏已辨其誤嚴緝復引陸疏以釋采綠則尤誤又其所引疏語與今本草木疏及衛風正義所引各不相同故錄之以備考嚴引疏曰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如草其草澀礪可以洗攪笏及盤枕利於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

謂之綠竹自如草至木賊二十三字皆今本所無況既云草也又云如草義有礙嚴殆誤也案木賊草始見於宋嘉祐補注本草云苗長尺許無根一幹無華葉寸寸有節此所言物色與陸疏迥異

國語記龍漦之妖固已異矣白華詩疏引帝王世紀合之尤足為異世紀謂幽王三年嬖褒姒時褒姒年十四推其初生當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年童妾感漦妖時方七歲歷共和十四年而宣王立三十六年

而妖子生則褻似之在母腹凡五十年其母生子時亦五十六歲矣又童妾十五歲而笄為共和九年既笄而孕即自孕後計之亦四十二年矣妖物之生固異於人乎老聃在母腹亦七十餘年與之相似但老聃生而白首故有老子之稱妖子夜啼猶然嬰童耳斯又其不同者雖然使褻似生而白首豈能致驪山之禍哉

印烘于熈傳云熈娃竈也娃字釋文音反不同一音恚又丘弭反又呂沈同口頰反又何康瑩反又顧野王口

井鳥攜二反惟口頰口井同音爾雅釋文蛙音頃即此
二反之直音也合之共五讀矣又玉篇口迴鳥圭二切
廣雅曹注鳥攜鳥缺圭患口井四切徐鉉口迴切玉篇
二切即釋文二反也曹徐除鳥攜口井口迴外惟餘二
切為異合前共七讀矣案說文蛙從火圭聲讀如凹此
許音也為最古則鳥攜鳥圭近之又耿字以蛙省為聲
則頃音近之當以凹頃兩讀為正人槩讀為患從釋文
首音也

古之學者且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族黨之官歲時月
吉必屬民讀法飲酒考其德行道藝故畎畝之人皆通
經術習禮儀瓠葉首章箋云此君子指庶人有賢行者
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樂講道藝豈漢世
猶有此風乎觀此可想見古人之田家樂矣

漸漸之石首章釋文最多遺脫只如勞字鄭訓遼濶與
毛不同則音亦當異朝字鄭王孫皆釋為朝見則當讀
為潮兩字俱應有音反今釋文只云勞如字而已

不皇朝矣箋云皇正也疏云皇正也釋言文箋疏兩正字今皆誤作王箋又云不能正荆舒使朝於王下兩章又云不能正之則為正字無疑又釋言云王匡正也並無皇王之文若皇王君也則見釋詁況以訓此皇字文義乖矣今諸本俱誤又案王肅述毛訓皇為暇而後儒宗之文最明順今集傳經文作遑定是傳寫之誤韻會云輶通作棧詩有棧之車注從車然則經與注字各別也今本注疏棧字皆從木不從車黃所見是宋本也今

本作棧定是昧者據經字而改耳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篇自次章以下章法首尾相承如貫珠近世王元美謂曹子建贈白馬王詩祖此源謂大雅多有此章法下武既醉二詩亦然下武惟三四章不接而餘章皆相連矣他若棧樸之首二章皇矣之七八章生民之五六章假樂之三四章桑柔之二三章雲漢之七八章烝民

之首二章江漢之五六章瞻仰之三四章皆此章法也
大明詩八章毛鄭次章六句三章八句四章六句五章
八句呂記朱傳嚴緝皆次章八句三章六句四章八句
五章六句取其與首尾兩章六八相間也不知改自何
時

詩言摯仲氏任是太任乃摯國次女漢儒謂禮惟嫁長
女餘俱為媵自殷以前皆然與此詩不合通義疑之良
是矣源謂漢儒之言亦不謬但所言者時禮之大概耳

在當時行之必更有變通生女者多寡不齊不足者或取同姓國女為娣姪有餘者或嫡夫人所出得嫁為嫡而娣姪取諸庶出更有餘或以備他國之媵皆未可知也不獨摯任為仲女而已見於春秋者紀季姜為王后魯叔姬為齊夫人季姬為鄆夫人皆非長也見於衛碩人詩者齊女三姊妹嫁衛邢譚三國皆為夫人亦不以女弟隨嫁也則當時之有變通可知矣源又因此竊歎古人風俗有不若今人之美者男女之別最其大也古

人尊男而卑女故姑姊娣姪一人為妻餘皆為妾不以
為辱待之既卑亦不甚繩以節行故列國夫人往往淫
佚不制而通室易內之事時見於世家右族甚有奪人
之妻以予人彊人之子而烝其母如魯人之於施氏孔
圉之於太叔齊人之於衛公子頑者此今人市井無賴
子所不忍為而當日名邦卿大夫為之恬不知怪何今
人之反勝古邪豈非洙泗之文誦習既久漸深入乎人
心各生其愧恥邪又不僅此也古者諸侯世其國卿大

夫亦世其家皆有土有民怙侈縱欲有自來矣後世天下定於一統無常貴常富之家一有越禮之事人即以王法議其後宜其有所顧忌也況愧恥内生所得於聖人之教澤者有素乎

覩天之妹毛訓覩為譬韓詩覩作磬孔疏言俗語譬喻為磬夫以譬為磬豈可以今人文義求之乎觀孔疏則唐世方言猶然矣

堇荼之堇是苦堇而非烏頭前已辨之矣釋文據廣雅

合之三輔人土語謂董是藿案廣雅云董藿也說文云

藿董草也一曰拜啻

爾雅作商

藿其說相同則詩之董容或

指此也又案本草有萌藿別錄言此一名董草生田野

春夏采葉秋冬采莖亦以董藿為一草蘇恭疑其無出

處誤矣陶蘓又謂與陸英一物甄權之說亦然宋圖經

云春抽苗莖有節節間生枝葉大似水芹衍義云草白

子初青如綠豆顆十月方孰又蘓恭以芹名水英接骨

名木英併此草名陸英為三英云

其繩則直釋文云繩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箋云
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今案傳引釋器繩謂之
縮誤繩為乘耳此訓縮版不訓繩直也與經文繩字何
涉又鄭箋云乘聲之誤當為繩是言後人傳寫之譌可
不以傳為破字也釋文所述箋語經並無之此不可解
廼立臯門章箋云內有路門當作內有寢門一曰路門
中間脫去四字觀疏云文王世子曰至於寢門是內有
寢門也疏又云寢門一曰路門以路寢在路門之內故

條而名之則可見矣

左右趣之傳云趣趨也案說文云趨趨趙走也讀如馳從走多聲疏中箋云趣向之趣於義無取故轉為疾趨然說文云趣疾也玉篇文云趣趨也遽也則疾趨乃趣字本義非轉訓也人趨走也七通切趣七喻切趨直離切三字音形各異而義則同今俗人寫趨字多省筆作趨莫辨其音之異佩觿集宋郭忠恕云奔趨之趨為進趨其順非有如此者則兩字之混久矣

湍水名說文云出汝南從水𣶒聲匹制切詩三借其字
皆為貌狀之稱小弁為萑葦之象采菽為旂動之形棧
樸為舟行之貌同此湍字今湍彼涇舟諸本俱作湍則
傳寫之誤也觀韻會湍字注引此三詩正韻湍字亦引
棧樸詩則誤尚未久至湍本作簿說文云水在丹陽從
水箒聲匹卦切玉篇簿又作湍

黃流在中傳云黃金所以流也釋文云一本作黃金
所以為飾流也也是後人所加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

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陸孔二君意正相反余謂無飾字簡而當矣且黃金以為勺不僅飾也

思齊篇大全錄陳止齋之言曰古人於夫婦之分甚嚴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字法近于忍此真謬論詩之言刑多矣其恒訓不過法則之意可儀刑文王百辟其刑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所刑者君也祖也亦將忍於君祖邪

皇矣首章孔疏引書多方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
云夏之言暇今世尚書諸本皆作暇莫知原文之為夏
者未審何時所改豈唐明之世與即此以推可見後世
五經文字竄易者多矣賴有古注疏得知其萬一耳

家國興亡之際忠臣義士所痛心也雖有聖人受命不
能禁人故主之思矣殷之既亡也叛周者有四國焉吾
讀破斧詩而知之見傳周之將興也不忘殷者亦有四國

焉吾讀皇矣詩而知之見箋疏云密須疑周將叛殷故距

之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吁可與
論世矣文王之伐密也管叔諫曰其君天下之明君也
伐之不義

疏引皇甫謐言

是或一見也所以後啟商之叛與

集傳經文多譌脫其六字為晦翁自改既論之于稽疑
中矣至皇矣篇以篤于周祜脫去于字雖未見其為朱
子意然觀假樂之讀為嘉樂醴假之讀為奏格上帝甚
蹈之為上天甚神假以溢我之為何以恤我皆彊詩義
以就他書而爰其適歸爰之為奚則直據家語以改經

字安知此詩于字非因孟子而刪之乎蔡仲默注禹謨
降水警予改降為降併禹貢北過降水亦改為降正用
斯例也他如孝經繫詞武成大學徃徃竄易其文而孝
經尤多所刪削孔子之詩序子夏之詩序則擯棄之是
直以作者自居而聖人文語特遂其進退黜陟耳至堯
夫諸卦圖本出道書之說則取弁周易卷首又指為羲
文二聖所為後儒耳目可盡塗乎先君子嘗謂源云汝
徒讀宋儒之經耳尚未讀孔氏之經也向頗以為疑今

乃知其信然鼙鼓逢逢樂書

宋陳賜

以為鼙鳴應更故詩

人託言以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此謬矣麀鹿白鳥但言其得所不言其似何樂以為靈異也況此二章言靈德見於樂箋有明解若託鼓為喻則虞業鼓鐘又喻何物乎

生民之什

生民第五章二種字以文義論之種之黃茂應去聲實種實裛應上聲釋文止有支勇一反推其故定是種字

上脫一實字案釋文云種支勇反注種雍種種生不雜
並同觀此章注內尚有使種黍稷種字而釋文不及此
可知矣鄭箋使種黍稷止解經文種之黃茂耳

穀之黃
色者惟

黍稷故鄭以
黍稷釋黃文

種字去聲者是本音故不反切但章內有

二種字其支勇反宜加實字別之今本無實字則傳寫
之漏也然其誤已久嚴緝二種字俱云上聲此承其誤
而不覺也呂記音反皆遵釋文獨此二種字缺則疑之
也惟朱傳二種字前去聲後上聲却與古暗合

生民或蹂箋云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釋文云鑿

子洛反精米字林作穀云糲米一石舂為八斗也子沃

反

左傳桓二年釋文引字林亦同

孔疏引召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粹九

鑿八侍御也亦以八斗為鑿與釋文同案說文穀以粟

其九切

從父米一斛舂八斗也許委切其鑿字自作鑿云

從穀

讀如從士角切

聲糲米

說文糲作糲以一萬得聲洛帶切

一斛舂為九斗

曰鑿則洛切又糲字注云穀也與孔疏之說異源謂說

文穀鑿二字一會意一諧聲不可易字林穀字與鑿同

音但省州首耳至糗九鑿八定當以孔陸為正疏所云

名是箋本於九章粟米法信而有徵又左傳

桓二年

盥

米借

食不鑿若鑿為九斗則不鑿者直是糲米用糲米為盥

盛必無是理楚語言天子親舂禘之盛又言禘郊之事

皇后親舂穀梁傳

桓十四年

亦言宗廟之事夫人親舂而此

詩舂簋正以供肇祀之用皆不用糲之證也說文穀鑿

兩字注互易之為是其糗字以隨穀而更矣

爾酒既湑箋云湑酒之涕者也釋文云涕字又作霽同

案玉篇薺子禮切手出其汁亦作檠廣韻云手搯

尼革切按

也酒也然則薺字正當渻義箋及周禮禮記注皆作涕

借也涕本水名今借用濟

度其夕陽孔申鄭以為總言幽人一國之所處考其地當在梁山之西蘇氏謂度山西之地以廣幽人之居不知又是何山之西呂記朱傳皆從之嚴緝則用疏義

取鍛釋文云鍛丁亂反本又作礲說文礲厲石字林大喚

反案礲今說文作礲厲石也從石段

古雅反借也

聲春秋傳

曰鄭公孫碣字子石徐鉉音乎加切外並無鍛字碣從

段

徒玩切從
艾端省聲

音鍛碣從段音遐音形俱異但段段二字

筆畫相似遇此等字須視音切為辨陸徐不同如此當

必有一誤矣又崇玉篇兩字並載云碣都亂反礪石也

碣下加反礪

怡轄軋
三音

碣高下也廣雅釋器云礪碣礪也

曹憲注碣都玩反顧梁人曹隨人礪石皆是碣非碣而

碣字注則玉篇別義可見唐以前說文云作碣故二書

音切與陸同釋文當不誤也唐韻碣碣俱訓礪石徐音

殆宋之韻會礮礮音訓皆同唐韻而礮引詩及廣雅礮字不用玉篇注則過信徐鉉矣其春秋傳鄭公孫礮今本作段亦作段印段亦作段迭見釋文俱無音反蔑由致辨又宋褚師段作支部段字

說文韻譜段字屬支部

此三子皆

字子石名亦宜同而今監本注疏二文錯出近世書都無善本俗人溷寫其多誤固宜至宋褚師段釋文云徒亂反依徐反宜作爻部段字而監本作段定是傳寫之謫但釋文別徒亂為徐反則當時必有遐音可見段

段瀾寫在唐初已然

卷阿序孔疏引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
以為人臣故字從臣今說文云賢多才也從貝臥聲與
疏所引異

媚于庶人呂記引箋云親愛庶人謂撫擾之今監本作
無擾文義俱通但疏云無擾皆安樂之義則呂記得之
矣無擾止一義何云皆乎又煩擾字從手馴擾字從牛
右皆從憂憂即孫字今右誤從憂左又瀾從手謬甚

民勞箋沅幾也釋文幾音祈易升卦注釋文幾音祈又音機案訓微者當讀機音訓近者祈機二音俱可讀

蕩之什

訃謨定命遠猶辰告鄭箋當有闕文以疏合之當云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也今本箋文缺即正歲懸之象魏也八字案疏申箋謂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周禮太宰正月懸治象小

宰正歲觀治象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是再懸
之也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定命為正月始
布政教以辰告即正歲懸之象魏也今缺正歲一證則
文義不全矣

萬民靡不承釋文云靡一本作是案鄭箋云天下之民
有不承順之乎謂承順之也則康成讀本靡當作是

屋漏箋云設饌於西北隅而靡隱之處釋文云靡扶味
反隱也沈云許慎凡非反今說文靡隱也從厂非聲扶

沸切徐氏此切非許意矣又扉字從尸不從广尸呼旱切广魚儉切音各異今本注疏誤從广作扉

淑慎爾止傳云止正也為人君止於仁云云止於信此

特借大學文釋此詩正義也疏謂大學為此言引此詩證之古傳依用焉誤矣然文王篇於緝熙敬止疏文云大學引此文何前後相戾耶

誰能執熱近世楊用修謂熱不去體為執執非手持之義杜詩執熱露白頭韓文如熱之濯清風古義本如此

此語甚辨而實非也手持熟物解出鄭箋鄭不較古於杜韓乎案唐分進士明經為兩科故文人多不諳經義如文王時尚未有鎬京而宋之問詩鎬飲周文樂常棣非黃華字亦不作棠而李商隱詩棠棣黃華發皆不自知其誤也豈可執以為據

好是稼穡鄭解為居家各嗇之人後儒譏之然釋文言所見鄭本此章稼穡皆作家嗇則元非改字也鄭箋詩時齊魯韓詩俱存彼或別有據矣

征以中垢韓詩征作往外傳以為人君不用賢無知妄行之意與箋疏異外傳云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暫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云維彼不順往以中垢闇行也斯義亦勝矣

徹申伯土田箋云正其井牧釋文牧手又反又如字案井牧者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引左傳牧隰臯井衍沃

襄二十五年

釋文以為二牧而當一井是也若手又反

則牧當作收井收見易井卦然牧收異文乃破字不當

用音反且論箋文義則井牧優矣

烝民箋引書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疏云泰誓文豈今文泰誓邪何與臯陶謨語相合也謨亦今文安知鄭所引非謨邪又引書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當亦鄭說

顯父餞之呂記引鄭箋云顯父周之卿士也今本鄭箋卿士作公卿孔疏則作卿士云諸侯反國王臣餞送惟卿士故知顯父周之卿士則今本之誤信矣又嚴緝引

箋及總注皆作公卿嚴後於呂其所見本應誤

我居園卒荒箋云荒虛也疏云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惟某氏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案康成箋詩本據爾雅為說則荒虛之文古本定有之不知何時逸荒字而諸家俱不見收幸有某氏解僅存於孔氏詩疏後儒尚得知之耳獨怪邢昺作爾雅正義竟不載孔疏某氏語以補經文之缺方信宋人經學不逮漢唐也

苴字有十四音義各不同

楊用修丹鉛錄載其說

訓為水中浮草

者當讀如槎。召旻詩如彼棲苴是也。今監本釋文苴士如反。呂氏詩記士始反。槎音當士加反。意監本誤加為如。呂記誤加為始。皆因字形之相近也。嚴緝苴音茶。獨得其正。至朱傳七如反。則是麻之有子者。豳風叔苴當從其音。非此苴也。其七字豈又釋文士字之譌乎。案韻會六麻韻苴字與茶楂同。鋤加切。其見六魚韻。子余切者。又云士加切。因引詩棲苴證之。蓋用此釋文切也可。

見宋本釋文不誤呂朱誤切亦起於近本耳

頌

周頌

文武吉甫謂吉甫也文武是憲謂申伯也文武維翰謂文王也不顯成康自彼成康謂武王也詩中徃徃有此皆非舉謚為言昊天有成命及噫嘻兩頌皆言成王正猶下武及酒誥之成王何彼穠矣之平王也以三頌所稱為兩王之謚因謂康昭以後尚有頌者此歐陽之臆

說而朱子和之者也駁難之文備於通義矣

鄭箋因今文泰誓以釋詩貽我來牟孔疏因詳錄其語
今文泰誓唐世猶存故仲達得存之於疏雖是贋作然
乃先漢遺文惜其全篇不可見已今記之如左泰誓曰
惟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注云孟津
地名又曰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
洎以燎之後漢文苑傳注引此下尚有虢公咸曰休哉句注云白魚入舟天之
瑞也魚魚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王也天意若曰以殷

與武當待無助今有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
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涖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
祭變禮也又曰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
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
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為鴉鴉鳥也
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
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亦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
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

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年麥也詩曰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已上所云注當即鄭氏書注孔疏又云太誓止言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侯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渚以燎不言迴舟蓋在此

岸燎也太誓之注不鮮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書說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璇璣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案孔氏引緯書以補太誓注所未備正可作太誓疏思文疏引說文云麋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象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案今說文此乃來字注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麋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

之來詩曰貽我來牟與疏所引文小異其薺字注云來薺麥也或從草作萃

詩言捕魚之器凡十有二既詳之於潛頌矣今觀唐皮

休陸龜象漁具詩為題十有五惟四罩梁簦即潛四與詩同

餘曰罟女減切曰筒曰車曰鳴榔曰滬今謂之斷曰叉魚曰藥

魚曰射魚曰種魚曰舢舨曰笊筍皆詩所未有又宋陸

游入蜀說言吳江縣治有右鑄曾文清公名幾字吉甫南宋人漁

具詩比松陸唱和集所載即皮陸詩又增十事俗敝民譌機

巧日滋肆為不仁之器殘害水族是可慨也吾邑多水
民恃捕魚為恒業漁者既長子孫於中而邑人亦賴以
充口腹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豈能救
之哉或謂四詈作於包犧羲皇聖人未嘗不教人以殺
吁此闡提輩所藉口以助其貪饕而不知為此論者正
坐不讀書之故也四詈之制始於包犧之世耳豈真包
犧作之邪布四轉九昆蟲尚能之而何況於人即後世
漁具日增並無煩聖人之教也意四詈本出自民間聖

人順民之欲不為禁制遂以為義皇作之耳如謂義皇作四畧以教殺則弧矢能殺人而殺人亦聖人之教耶繫詞之意本贊廣大八卦既畫則天下事物總不出其範圍非謂古聖人果列離益諸卦於前朝夕觀玩方造出四畧耒耜諸器也作是解者無智人也與其書不能讀者也又包犧作四畧獨是易繫詞耳禮運古未有火化民食鳥獸之肉是燧皇以前民以擊鮮而食漁獵之具此時即應有之併非始於義皇時矣蓋洪荒以來民物

雜居各以智力相角人為物之靈自能角物而勝之因
取以薦齒牙事勢應爾豈必聖人教之邪易詞明易象
之悉備則以為在既畫卦之後禮運推禮制所由興則
以為在未鑽火之前立言之指各有攸歸故兩書皆夫
子之言而先後不同要之洪荒時事無書史可稽夫子
止約畧言之耳何可偏執其一語遂謂羲皇之教殺乎
大抵古人立法惟是因民利導去其太甚知民之欲色
則為婚禮以防其淫知民之欲味則教之以時而取以

禮而食以禁其多殺如是而已若果能窮其淫殺之根而悉除之豈不甚願然必待覺王降生方能為此要其出世有期其化物有緣非人間帝王所可代為也夫覺皇之於鈍根猶有權教況帝王乎

魯頌

駟篇有驪有魚毛傳曰豪駟

音駟

曰驪孔疏云說文曰駟

駟

音駟

也釋畜云四駟皆白駟

音駟

無豪駟白之名傳言豪

駟白者謂豪毛在駟而白長也如疏言則傳豪駟下當

有一白字否則曰當作白必有脫誤然諸本注疏及呂
記朱傳嚴緝引傳皆同不應諸本俱譌傳既無白字則
孔疏毫毛白長之解從何附著况篆𠂔白驛亦不成文
義此甚不可曉也

其旂𦵏𦵏從伐朱傳獨從竹從伐作𦵏𦵏不成
字字書所無然諸本皆同不知誤始何時今讀者俱莫
覺近世俗下書有字彙者遂造一𦵏字收入竹部堪發
一笑

薄采其茆釋文云茆干寶云今之駝躑草堪為道江東
有之案駝躑音鴨鹿駝同鵽玉篇鵽鴨同一字廣雅曹
憲注云鵽於甲反亦有鴨字如此宋庠國語補音云駝
鳥甲反即鴨字又案鵽鴨一類茆亦名鵽葵其以此與
東萊於邶風辨萬舞兼干羽其見躑矣至魯頌之閟宮
商頌之那仍依用鄭箋以萬為干舞蓋公劉次章以後
皆未經判定之書也又國風二雅皆詳載鄭譜之文三
頌則闕焉始已亥重修此書為功不淺惜未竟其緒耳

商頌

那頌執事有恪箋云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釋文薦作薦
淺練反本又作薦雜記薦馬釋文亦作薦云薦又作薦
鄉飲酒祭薦釋文云薦本亦作薦案廣韻云薦畜食作
甸切薦之本訓為獸所食草是薦薦音義俱同也其借
為奉進之義亦同

玄鳥長發殷武三詩皆句句用韻惟天命玄鳥四海來
假維女荆楚數語不協耳今號句句協韻者為柏梁體

然虞廷賡歌三句皆韻五子第三歌若依左傳則六句

皆韻

陶唐下多率彼天常一句又厥道作其行

國風二雅如碩人著猗嗟九

哉皇皇者華斯干鳧鷖等篇中多有連句用韻者及商頌三篇亦然此體之來古矣惟七言則始於柏梁耳

隕左從阜本隕墜字以音近圓

本王問切

故讀圓而訓均諸

本皆然獨監本經文作幘誤也考字書俱無幘字惟元人韻府羣玉有之注幅幘禮部續補韻又員字注云詩幅員既長今詩作幘注當作圓據此則幅幘字有從巾

旁者而不以為詩字殆因幅幘二字往往連用而幅本從中寫者謬移幅旁之中加之於隕相沿既久因增此俗字耳今字書不收蓋已覺其誤而監本經文反用之不可不急為改正也又康成讀隕為圓本以音之近今圓讀為園遂併詩幅隕字亦讀為圓譌以生譌學者莫覺

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云纘禹之緒商頌云

禹敷下土方又云設都于禹之績皆指所目覩追念禹
功也詩人稱述往聖主於頌揚祖德周所言惟后稷公
劉太王王季文武二王商所言惟玄王相土成湯武丁
中宗除此而外雖二帝之聖不一及焉而獨於禹則言
之至再至三者何與洪水之災民其魚矣禹復取而置
之平土俾得耕田食穀萬世之天下皆禹所再造也後
人舉目輒見之遂著之於詩耳不僅詩也仲虺言纘禹
舊服周公言陟禹之迹劉子言禹明德之遠皆在百千

載之後況當日之民躬被其澤者乎宜其德禹之深併
愛其子孫雖有僻王猶奉為君不忍叛乃再傳至太康
而黎民咸貳致羿羿得乘釁篡竊微少康中興禹幾不
祀矣即桀之惡亦非甚於紂也紂之亡有西山義士洛
邑頑民桀既放即帖然共戴商豈夏之臣民盡不忠不
義哉嘗思其故而嘆人心之固於習俗不可變也堯舜
禹三聖相繼民得聖人而為君者已百五十年父子
祖孫習見其如此彼以為為吾君者非聖人不可矣竟

不知此乃萬古一途之泰運也又堯舜皆傳賢則易姓之事彼亦習以為常也獨禹傳子及孫而太康又逸豫滅德民乃翻然思去之矣又十餘傳而至桀纣又加甚焉遂舍而歸湯不復顧彼素所責望其君者刻且深固不肯以子孫而恕之也至商之末造則傳子已習為故事而賢聖之君又不過累世而一見民始不甚求備於君但知革命之為大變也而各睠念其故主矣民之歸周不如戴商之速時使之然也夏與商僅兩代間而人

心之不同乃爾後之儒者欲以近今習俗斷三代以前之治亂得失豈知論世者哉

毛詩稽古編卷三十

毛詩稽古編後序

起甲寅訖丁卯閱十有四載三易橐始成此編雖然未
敢自謂盡善也憶初脫橐時以質於朱子長孺賴其指
摘得以改正者數十條今復再易橐所改正又數倍於
前矣欲求就正之人不能起長孺於九原也輟斤息弦
之歎烏能已已噫余之有是編也豈偶然哉余家本世
為易學幼專習之而後以餘力及他經顧心獨好詩吟
誦不去口時童小無知識徒以其葩詞韻語便於喉吻

故好之耳及稍長粗通文義則疑之甚以為五經皆聖人所以訓世詩獨連章累幅俱淫媒之談此豈可為訓時時為同學者道之莫余答也後或告余曰此解者自誤耳詩義本不如是余因思春秋卿大夫賦詩相贈答如風雨褰裳猗兮有女同車野有蔓草諸篇皆與焉若從今解則牀第之言不踰閭必為嘉賓所譏可見古詩義不如是告余者決非妄言但未知古人詩說載在何書也逮少長將成人矣適暑月先君子命源曝書見笥

中有十三經注疏者卷帙頗多竊閱之方知詩有子夏序毛公傳鄭氏箋大喜曰此其古人詩說乎遂請此書於先君子伏而誦之則益喜恍若披霧見天始信詩教之真足訓世不媿為聖作矣而向日之疑盡釋更旁覽餘經愈歎古經真面目汨沒於後儒之訓釋者不僅詩也從此先儒之說始深入厥心每持以折衷經義不為衆喙所惑後又於他書更見前輩論經學多有右漢而左宋者至如馬貴與楊用修極口為詩序訟寃語俱明

確甚幸其先得我心焉然以語人輒笑而弗信學者沈於所聞又何怪乎惟朱子長孺慨然以窮經自任而與余遊處最密持論又多與余同故所著周易廣義尚書埤傳毛詩通義讀左日抄等書並以示余共為論定余頗效其一得而詩則亦自成一書云蓋余自童年好詩繼乃歷疑而得信以至白首而其信益堅又輔以前輩之同心知己之共事方有是編也豈偶然哉雖然經義宏深管闕蠡測敢自謂盡善乎因感就正之無人故述

其顛末書於卷後

